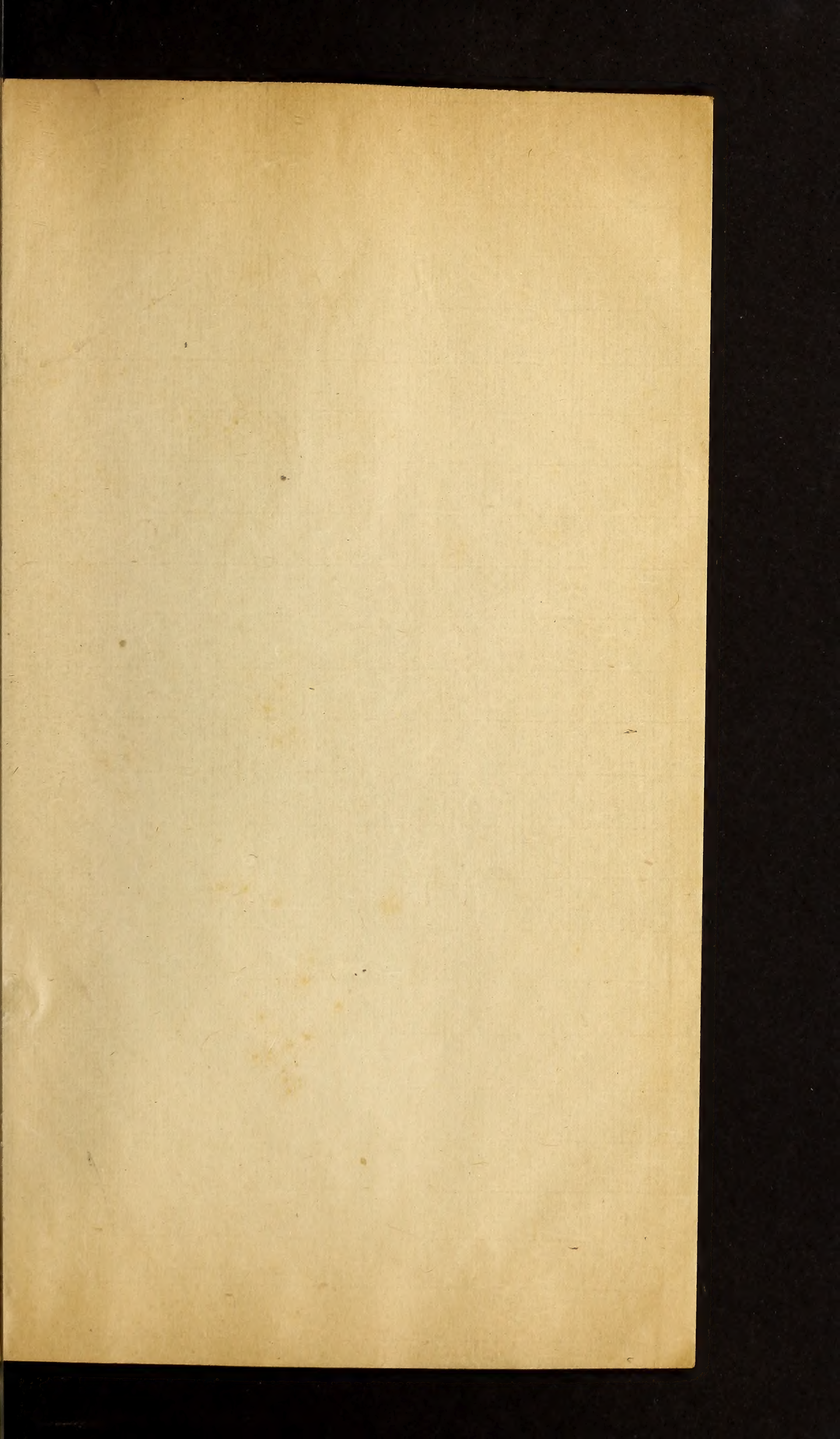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一

明

神宗皇帝

壬午萬歷十年。春正月。免天下逋賦。

張居正上言。帶徵逋賦。徒爲民累。百姓財力有限。一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更完累歲積逋乎。有司避責。往往移新抵舊。年分雜淆。小民竭脂膏。胥吏飽谿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與其朘民以實奸貪之槖。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乞諭戸部。覈萬歷七年以前積負。悉行蠲免。帝從之。凡免二百餘萬有奇。而是時帑藏充盈。國最完富。

三月杭州兵亂以兵部侍郎張佳允字肖甫銅梁人巡撫浙江討定之

浙江巡撫吳善言成安人奉詔減月餉東西二營兵馬文英劉廷用等搆黨大譟縛毆善言朝議以佳允才令代之佳允初知滑縣劇盜高章者詐爲緹騎直入官署刦佳允索帑金佳允色不變僞書券貸金悉署游徼名召入立擒賊由此知名累遷宣大巡撫潘五大掠塞外佳允用計服之張居正以爲才故令代善言佳允甫入境而杭民以行保甲故亦亂佳允問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允喜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既至民剽益甚佳允從數卒佯問民所苦下令除之衆愈張熾夜掠富室火光燭天佳允召遊擊徐景星諭二營兵令討亂民自贖擒百五十人斬其三之二乃佯召

文英。廷用。字冠帶。而密屬景星擒七人。并文英廷用。斬之。二亂悉定。帝優詔褒美。

蘇巴爾噶寇義州。李成梁擊斬之。

泰寧部蘇巴爾噶與弟綽哈子布延圖。舊作卜言士。今改。入犯義州。成梁設伏鎮彝堡。在錦州府義州東北。參將李平胡射蘇巴爾噶墜馬。斬之。寇大奔。綽哈等慟哭去。自是敵數入。成梁等數敗之。輒斬其魁。又時襲擊于塞外。敵少戢。

夏。四月。京師旱疫。

彗星見。

六月。丁亥朔。日食。

加張居正太師。以前禮部尚書潘晟。新昌人。兼武英殿大學

士吏部侍郎余有丁字丙仲鄞人。兼文淵閣大學士並預機務。晟壽罷。

居正臥病四閱月不愈。百官並齋醮為祈禱。修撰王家屏戶部主事顧憲成不往。憲成同官代之署名。憲成聞馳往手削去之。王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無不建醮。帝命張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後憊甚不能徧閱。然尚不令四維等參之。會遼東奏捷。加居正太師。先是居正以十二載滿加太傅。明世文臣無眞拜三公者。自居正始。已而居正病革。自度不起。乃薦晟有丁自代。晟素貪鄙不厭清議。馮保素從受書。疆居正薦之。命下甫五日。為言者交章劾罷。

張居正卒。謚文忠。

帝愴悼輟朝。諭祭九壇。視國公兼師傅者。贈上柱國。命四品京卿錦衣堂上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居正當國。務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故神宗初政。起衰振隳。綱紀修明。海內殷阜。居正力也。然威權震主。好諛自尊。士大夫給事以伊周五臣。縉竟擬之舜禹。居正恬然不爲怪。晚益褊恣。黜陟多由愛憎。左右頗通賄賂。議者謂其昧寵利居功之戒。所以身死未幾即致禍敗。初帝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爲背。居正遽厲聲曰。當讀作勃。帝悚然驚起。同列皆失色。由此帝益心憚居正。時比之霍氏驂乘云。

秋八月。皇子常洛生。即光宗。恭妃王氏出。妃初爲慈寧宮宮人。年長矣。帝過慈寧。私幸之。有身。故事。官中承寵。必有賞賚。文書房內閣。即記年月。及所賜。以爲驗。時帝諱之。故左右無一言者。一日。侍慈聖宴。語及之。帝不應。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示帝。且好語曰。吾老矣。猶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寧分差等邪。是年四月。封恭妃。及是遂生皇長子。帝御殿受賀。頒詔大赦。

馮保與閣臣表裏爲奸擅竊威柄其惡已稔使非張鯨浸潤密投外廷雖列其罪狀神宗亦未必遽能動聽然鯨之意在于移寵故本願獲申遂乃怙凶滋甚蓋宦豎原無善類其互相擠奪原不過爲罔上行私一保去而一保來盤結且

冬十二月。太監馮保以罪謫爲奉御。安置南京。

初。保內倚太后。外倚張居正。專擅威福。帝有所賞罰。非出保曰。無敢行者。帝積不能堪。然迫于太后居正。不能去也。及太后歸政。居正又卒。保失所倚。然猶肆橫如故。潘晟旣罷。保方病起。詬曰。我小恙。遽無我邪。皇長子生。保欲封伯爵。張四維以無故事難之。擬廕弟姪一人都督僉事。保怒曰。爾由誰得今日而負我。其恣如此。東宮舊閹張鯨。素害保寵。謀去之。其同事張誠向爲保所惡。斥于外。至是復入。兩人乃伺間陳保過惡。並發其與張居正交結狀。帝猶未發。會御史江東之字長信。歙人。首劾保黨錦衣同知徐爵。帝下爵獄論死。李植字汝培。江都人。遂列保十二大罪。帝震怒謫保南京奉御。籍其家金寶巨萬。東之并科吏部尚書梁夢

愈深固其後李沂等抗論糾劾神宗轉以爲獵詞報復曲庇奸閹社鼠城狐熏灌已難爲力況從而假其聲勢無怪醜孽之日益繁滋也

龍字乾吉眞定人。賂徐爵得官工部尚書曾省吾彭澤人。吏部侍郎王篆夷陵州人。皆被論得罪去。于是彈擊居正者紛起矣。

以嚴清字公直雲南後衛人。爲吏部尚書。

清素著清望。張居正當國。清任刑部尚書。不附麗居正。及籍馮保家。得廷臣餽遺錄。獨無清名。帝深重之。會梁夢龍罷。即以清代。日討故實。辨官材。自丞佐以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絕。甫半歲。得疾歸。卒諡恭肅。

改薊鎭總兵官戚繼光于廣東。

繼光在薊鎭十六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榷。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及

戚繼光嫻于兵法且在薊鎭年久邊防修舉克著成勞豈得謂之不宜于北即張居正前此與之商榷使無掣肘實由整懷國事而

非跡涉私交。不但不可以罪繼光。并不可以罪居正。乃言路惟知詆居正秉鈞往事。遂爾過事吹求。妄加抨擊。凡所獎進者。欲一切中傷之。閣臣輒以鼎思一言。遂移繼光遠地。止圖遷一時私意。全不計國家禦侮需才。總由神宗阿柄下移。諸臣得任情舉措。安得不日底覆亡乎

是居正歿甫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于北。閣臣擬旨。遽調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赴粵踰年。即謝病歸。居三年卒。繼光更歷南北。並著聲。在南方戰功特甚。北則專主守邊防修舉。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談兵家遵用焉。萬歷末。追謚武毅。

癸未十一年。春三月。追奪張居正官階。

馮保既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居正。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謚。居正諸所引用者。斥削殆盡。召還吳中行、趙用賢等。遷官有差。

夏。四月。張四維罷。

初四維曲事張居正。然心不善其所為。又居正卒。始當國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因上疏言事。請蕩

滌頤苛。宏敷惠澤。帝納其言。朝政爲之稍變。四維復引居正所沉抑者。稍稍登用。時望頗屬。至是以父喪歸。先是居正餘黨。欲逐四維。擁申時行爲首輔。四維慍。語時行客曰。夫首相者。若天行。有春必有夏。何相廹爲。時行得疾在告。及起。不敢謝過。默默而已。四維乃與門生在言路者。謀攻時行。疏具將上。會四維父訃至。乃已。四維歸後。服將闋而卒。贈太師。謚文毅。

以許國字維禎。歙縣人。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張四維既去。申時行爲首輔。國素與相善。由是政府無間。

致仕武英殿大學士徐階卒。謚文貞。

階里居後。爲高拱所厄。及拱罷始得安。帝元年。階年已八十。詔遣行人存問。賜璽書金幣。既而張居正將歸葬

父擬薦階自代。未果。居正念閣臣里居者。高拱與已有深隙。殷士儋多奧援。或乘間以出。惟階老易與。擬薦之自代。既念階前輩。已還當位其下。乃止。至是卒。贈太師。階以恭勤結主知。立朝有相度。保全善類。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間有委蛇。亦不失大節。方嚴嵩初罷。階榜三語于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由是票擬公之同列。言路亦益發舒。當時翕然稱階為名相。

五月。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臣等謹按。自古帝王。貞符所啟。瑞應駢臻。若元鳥生商。武敏誕稷。備垂詩頌。咸足著信千秋。洪惟我

國家受

命造邦。龍興東土。慶鍾

天誕。朱果發祥。是用

錫姓愛新。肇邦長白。神奇肇蹟。與三代開基之始。先後同符。逮我

太祖高皇帝經營大業。締構鴻圖。適會尼堪外蘭。搆兵召釁。潛逞我

發圖。我

太祖高皇帝爰仗義徂征。聲罪致討。直懲兇伏厥辜。明人猶庇惡

渝盟不知悔禍。我

太祖高皇帝不得已。以七大恨告于

上帝。明誓衆士。師直爲壯。撫順來降。遼瀋尋經底定。尚冀明人警悟。屢戢軍鋒。遺書講好。與朝舉措。光明俊偉。洵足遠邁百王。及我

太宗文皇帝嗣登寶阼。以明人舊隙未平。繼承

先志。

親統大軍。直薄燕京。明人國勢莫支。然且垂成弗取。迨至明政不綱。闖賊猖狂。坐貽板蕩。我

朝復因明臣吳三桂之請。爲之雪恥除兇。其有德于明者至深且厚。臣等仰惟

實錄所載。

聖神代起。

謨烈昭垂。喬喬皇皇。固已具詳典册。而圖倫一役。名正言順。實爲

鴻業所由成。敬依例特書。以彰

撻伐大義。自時厥後。凡

六師順動。仁義兼資。以及掃蕩鯨鯢。施恩勝國。事與明紀有關者。並依次恭載大略。用昭我

國家誕膺

天眷。符瑞昭然。而

列聖式廓鴻基。得天下之正。尤爲隆古所未有。又豈漢唐以來所克比擬于萬一哉。

初長白山（在吉林烏拉城東南。橫亘千餘里。東自寧古塔。西至奉天府諸山。皆發脈于此。）之東

有布庫哩山。山下有池曰布勒瑚里。相傳有天女三。長曰恩古倫。次曰正古倫。季曰佛庫倫。浴于池。有神鵲啣朱果置季女衣。取而吞之。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故。命以愛新覺羅為姓。名曰布庫哩雍順。以小舠乘之。令順流而下。至河步。登岸端坐。其地有三姓方搆兵。或汲于河。見而異之。歸語衆人往觀。詢知所由來。皆驚曰。此天生聖人也。遂迎舁至家。三姓者議曰。我等盍息爭。推此人為主。以女伯哩妻之。奉為貝勒。其亂乃定。于是布庫哩雍順居長白山東鄂謨輝之野。鄂多理城。國號曰滿洲。實為我

朝開基之始。數傳後有名樊察者。以國人弗靖。遁于荒野。

追者將及之。有神鵲止其首。追者疑爲枯木。遂得免。後
傳至
肇祖原皇帝。
興祖直皇帝。
景祖翼皇帝。
顯祖宣皇帝。相繼嗣興。威服諸部。
景祖居赫圖阿拉地。兄弟六人。築城分居。號寧古塔貝勒。時有
望氣者。言滿洲將有聖人出。戡定衆亂。統一諸國。繼而
顯祖嫡妃喜塔喇氏。以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歲。誕生
太祖高皇帝。天表非常。勇略蓋世。號爲聰睿貝勒。時諸部爭奪
不已。

太祖恩威並用。漸次削平。會蘇克素護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
蘭者。陰搆明總兵李成梁引兵攻古哷城主阿泰章京。
阿泰妻。乃
景祖長子禮敦巴圖魯之女。
景祖聞警。恐女孫被陷。偕
顯祖往救。先後入古哷城。城中守禦甚堅。成梁不能克。尼堪外
蘭詭往招撫。城中人信其言。殺阿泰以降。成梁盡屠之。
遂并害
景祖
顯祖。
太祖聞之。赫然震怒。往詰責明邊吏。明人歸

二祖喪。至是。

太祖年二十有五。思復

祖父讐。乃以

顯祖遺甲十三副。起兵征尼堪外蘭于圖倫城。尼堪外蘭遁于

嘉班。遂克其城而歸。既而復進征嘉班城。尼堪外蘭乃

逃于鄂勒歡築城以居。事在是年八月。

太祖尋復進克鄂勒歡城。尼堪外蘭遁入邊。

太祖遣齋薩率四十人索之。邊吏執以畀齋薩。遂斬之而歸。自

此歲輸銀幣通和好焉。事在丙戌年。

冬。十一月。己卯朔。日食。

十二月。慈寧宮災。

甲申十二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釋建文諸臣外親之謫戍者。

御史屠叔明請釋革除忠臣外親後裔。詔曰齊泰黃子澄外。其坐方孝孺等連及者俱免之。于是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得免者凡三千餘人。後光宗嗣位。併泰子澄戚屬後裔俱放還。

夏四月。騰衝遊擊劉綎。顯之子。討平隴川賊。

初緬酋莽瑞體。以兵服諸蠻。嘉靖中。孟養木邦酋攻殺歲子瑞體。奔洞吾母家。爲之後。尋以計侵據大古喇。遂復入緬。陷孟密。併孟養。勢益彊。于是木邦蠻莫諸部皆叛附之。大古喇。地在洞吾南。濱海。與佛郎機鄰。蠻莫孟密分地。在蠻哈山下。萬歷中析置安撫司。後廢。遣人招隴川宣撫多士寧。士寧不從。而記室岳鳳方用事。鳳。江西人。行賈隴川。驍傑多智。士寧妻以妹。使爲記室。鳳媚士寧。而奪之權。欲降緬。遂誘士

寧而酰之。并殺其妻子。奪金牌印符。受瑞體僞命。代土
寧爲宣撫。既而瑞體死。子應襄嗣。鳳導之入寇。窺騰越
永昌諸處。已陷順寧。本蒲蠻地。元置府。今府屬雲南 指揮吳繼登等戰
死。事聞。詔以綎爲騰衝遊擊。鄧子龍豐城人。爲永昌參將。
提兵往討。當是時。迤西諸部皆叛。以兵助緬。進逼姚關。
在甸灣土州北。接順寧界。勢甚盛。會綎子龍兵至。諸土兵亦大集。綎
與子龍大破之攀枝花地。在姚關南 乘勝追擊。先後斬首萬
餘。鳳大懼。乃令妻子及部曲來降。綎責令獻金牌符印
及蠻莫孟密地。而分兵趨沙木籠山。注見前。先據其險。自
領大兵。馳入隴川。鳳度無可脫。遂詣軍門降。時諸部蠻
視鳳爲向背。緬亦倚鳳爲心腹。鳳既降。諸部俱殺緬使

來歸。綎率兵進緬。直抵阿瓦。城名。爲緬中五城之一。應裏退走。阿瓦酋猛勺詣綎降。猛勺。應裏從父也。遂班師。獻俘于朝。鳳伏誅。未幾緬復熾。進據孟養蠻莫。官軍戰却之。巡撫陳用賓築八關于騰衝。列兵戍守。募人至暹羅。約夾攻緬。入之。緬爲暹羅所困。勢頓衰。然近緬諸部。仍服屬之。終明世不能復。

籍張居正家。

御史羊可立。汝陽人。復追論居正搆陷遼王。王妃因上疏訟冤。言遼邸金寶。悉入居正家。帝命司禮監張誠等。詣荊州籍居正家。守令先期錄人口。錮其門。子女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括其親族所有。得黃金可一萬。白金十餘萬。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事聞。申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刑部尚書潘季馴復

特疏言居正母年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語尤激楚。于是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其母。而盡削居正官奪璽書詔命。以罪狀示天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戍極邊。諸以忤居正罷黜者。俱召還。

初言路為居正所抑。至是。爭礪鋒銳。搏擊當路。可立與李植。江東之。並荷帝寵。三人更相結。亦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為重。執政惡之。未幾。御史丁此呂。劾侍郎高啟愚主試。以舜亦以命禹為題。為居正勸進。帝手疏示申時行。時行言此呂以曖昧陷人大逆。恐讒言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書楊巍因請出此呂于外。植。東之。交章劾時行。巍。蔽塞言路。帝為罷啟愚。留此呂。時行。巍。求去。余有丁言。大臣國體所繫。今以羣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巍。心。帝乃聽巍。出此呂于外。許國尤不勝憤。專疏求去。言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漸不可長。意蓋指中行。用賢等也。自是言官與政府。日相水火矣。丁此呂。字右武。新建人。高啟愚。銅梁人。楊巍。字伯謙。海豐人。

冬。十月。余有丁卒。謚文敏。

十二月。以王錫爵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家屏為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錫爵因救論奪情諸臣。積忤張居正。以禮部侍郎家居。五年不出。至是。即家起之。家屏前為日講官。數奏剴摯。帝斂容受之。稱為端士。及是遂以吏部侍郎入閣。去史官僅二年。先是。李植。江東之。與申時行相搆。以錫爵負時望。且素惡居正。當與時行貳。故力推之。比錫爵至。乃與時行合。弗善植等。植等由是大恨。

詔以陳獻章。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王守仁。從祀孔廟。

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言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弟出處如獻章。文章

功業如守仁。純心篤行如胡居仁。居仁聞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遊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為先。求放心為要。闇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並宜崇祀從之。終明世從祀文廟者。薛瑄與守仁等四人。

乙酉十三年。春三月。李成梁襲巴圖爾舊作巴土兒今改後倣此綽哈。大破之。

巴圖爾欲報父蘇巴爾噶之怨。借從父綽哈。姑婿呼達舊作花大糾西部伊勒敦舊作以兒鄧今並改後倣此等。以數萬騎掠瀋陽。既退。駐牧遼河。欲犯開原鐵嶺。成梁與巡撫李松。大城入。潛為浮橋濟師。踰塞百五十里。疾掩其帳。寇已先覺。整衆迎戰。成梁為疊陣。親督前陣擊寇。而松以後陣繼之。斬首八百有奇。至秋。諸部長復犯蒲河。在奉天府承德縣西北。明

水田雖間可行于西北。然亦惟平流渟瀦者始可引為灌溉之資。非若東南之隨地可施溝畎也。蓋水利之興。必先順水之性。南方土性橫。故拖水能行。北方土性立。故滲水而入。且南方港汊瀠洄淵溪演迤挹注。故易為力。然未聞舉長江大澤悉藉以浸彼稻田也。若北地水勢湍悍盈

置千戸所于此。今廢。而西部音登。舊作銀燈。今改。亦竄遼瀋。成梁命部將李平胡。出塞三百五十里。搗破音登營。斬首一百八級。諸部長聞之。始引去。

以尚寶少卿徐貞明字孺東。貴溪人。領墾田使。督治京畿水田。

初貞明為給事中。嘗請興西北水利。言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內。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彊地。而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常以數石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為害。散之則為利。今順天真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為沮洳。由上流諸河之水。惟泄于貓兒灣。欲其不汎濫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于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患亦除矣。至于永平灤州。抵滄

涸無常且多係經流獨貫雖支河宜洩止能殺其漫溢之威而堤堰防過之餘淤沙亦惟聞宜浚築欲蓄陂塘以收稌穡乃必不然之事也元時虞集首倡水田之議而未收其效已為明驗徐貞明乃欲遍青徐遼海盡起爲田實未能審形度勢至其潞水客談所載非不娓娓可聽而修舉未聞臚陳大利紙上空言仍不離乎書生迂濶之見耳

州。慶雲。地皆萑葦。土實膏腴。元虞集欲于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倣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科征。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猶兒灣。今在雄縣東。時以財匱不能舉。及謫官南行。御史傅應禎下獄。貞明入獄調護。坐貶太平府知事。又著潞水客談。論水利當興者十四事。畧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幾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也。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于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庾之積。利二也。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也。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也。西北地平曠。寇騎得以長驅。若溝洫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也。游民輕去鄉土。易于為亂。水利興。則農業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也。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也。東南

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也。沿邊諸鎭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也。天下浮戶。依富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也。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勾攝之苦。利十一也。宗祿浩繁。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之田。使自食其土。爲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也。修復水利。則倣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也。民與地均。可倣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既還朝。給事中王敬民薦之。會巡撫張國彥邯鄲人。等。方開水利于薊永間。有效。遂令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貞明先詣永平。募南人爲倡。及明年二月。已墾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周覽水泉分合。將大行疏濬。而閹人勛戚之占田者。爭言不便。帝惑之。遂罷。

夏四月。京師旱。大雩。

自去年八月不雨至是月帝步禱南郊面諭大學士等曰天旱雖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剝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後宜愼選有司乃詔中外理寃抑免天下被災田租一歲先是李植等疏劾尚書潘季馴朋奸罔上詔削季馴籍擢植太僕少卿江東之光祿少卿羊可立尚寶少卿至是御史蔡系周以旱上疏劾植且言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書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蓋實由植所稱尚書謂季馴也于是東之抗疏求罷可立復代爲植辨給事御史齊世臣吳定等交章劾之帝報曰朕方憂旱諸臣何得紛爭乃已

秋七月雷震郊壇

八月京師地震

閏九月帝謁大峪山閱壽宮

初帝謁山陵用禮部尚書徐學謨字叔明蘇州府嘉定人言將卜

壽宮于大峪。在十一年。時李植以巡按御史扈行閱視。謂其地未善。欲與江東之疏爭。不果。既而帝再臨視。在十二年。遂作宮。役既興矣。在是年八月。植以壽宮有石。申時行與學謨姻。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與東之羊可立。合疏上言。地果吉。則不宜有石。有石則宜奏請改圖。乃學謨以私意主其議。時行以親故贊其成。非大臣謀國之忠。時行奏辯。車駕初閱時。植東之不言。今已二年。忽創此議。其借事傾臣明甚。帝責三人奪俸半歲。未幾。復以王錫爵言。貶三人官。錫爵具奏不平者八事。大略言。張馮之獄。上意先定。言者適投其會。而輒自附于用賢等攖鱗折檻之黨。且謂舍建言別無人品。建言之中。舍採摭張馮[illegible]事。別無同志。以中人之資。乘一言之會。超越朝右。日尋戈矛。皆不平之大者。帝乃貶植東之員外郎。可立評事。然猶以植言壽宮有

石恐寶座將置于石上至是復親詣閱之終謂大峪吉遂調三人于外

冬十一月禮科給事中王三餘安平人請帝親郊不從三餘請帝親郊以答天戒帝怒其奏請不早詰責之仍遣官代時帝累詔稱疾郊祀廟享多弗躬親明年禮部主事盧洪春以帝不時享太廟上疏極諫帝震怒傳諭內閣百餘言責洪春悖妄命擬旨治罪閣臣擬奪官不從杖斥爲民給事御史先後申救奪俸有差盧洪春字思仁東陽人

丙戌十四年春二月冊鄭氏大興人爲皇貴妃三月禁部曹言事

妃有殊寵生子常洵進封皇貴妃而王恭妃生皇長子已五歲不益封中外籍籍疑帝將立愛給事中姜應麟

周官大事從長小事專達特爲服官課績而言若諫官職司獻替則據事披陳宜務申自靖之義古稱臺無長官正爲政府副封力杜門戶惡習也時行遂揣上指令諸曹不得專達聽其長擇而獻之是不惟啟黨援之漸且愈滋煬蔽之奸卒之疏不進御則建言者明知披覽弗親益可譸張爲幻且藉以攻擊異已而盜名立勢無所忌憚何異揚湯止沸哉

（字泰符。慈谿人。）首抗疏請立元嗣爲東宮貶廣昌（漢置縣隋改飛狐。明洪武初。復曰廣昌。今縣屬易州。）典史大學士申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時帝以旱蝨下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高陵人。）李懋檜（字克蒼。安溪人。）等顯侵貴妃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之于是言者蠭起皆指斥宮闈攻擊執政帝概置不問門戶之禍大起。

夏。六月。松茂番平。

松茂諸番列砦四十八歲爲吏民患王廷瞻（字稚表。黄岡人。）撫蜀時嘗遣將擊破丟骨人荒沒舌三砦諸酋乃降故事諸番歲有賞賚番要索無已。（其所索例。有新班錢。熱衣錢。架梁錢。躧草錢。放狗錢。）

掛綵錢斷酒錢廷臣一切除之。西陲稍靖僅六七年。勢復猖獗。

十三年夏。楊柳番入犯金瓶堡。在今四川龍安府松潘廳南。殺守將。巡撫雒遵。字道行。涇陽人。遣總兵官李應祥。湖廣九谿衛人。討定之。番恃強剽如故。會徐元泰。宣城人。代遵撫蜀。使使檄諭番不應。是年春。復攻蒲江關。今名鎮江關。在松潘廳南。守將出擊。賊稍解。東南路始通。元泰決計大征。遣遊擊周于德。邊之垣。總兵郭成。參將朱文達等。將諸路兵進討。命應祥居中節制。應祥于軍中樹赤白幟各一。下令良民陷賊者。徒手立赤幟下。熟番不附賊者。徒手立白幟下。即免罪。番遇急不相救。官軍連破河東河西諸賊巢。擒賊渠三十餘人。俘馘千計。之垣祖輪。嘉靖初以指揮討茹兒賊。被殺。漆其頭爲飲器。及是六十年。之垣乃得之。

以還葬焉。至是班師。明年又討破建昌注見前、諸番及邛部今寧遠府越嶲廳。屬夷以其地置屏山縣今屬敘州府。蜀中劇寇盡平。

秋九月王家屏罷

家屏遭繼母憂詔賜銀幣馳傳歸。

冬十一月祀南郊

丁亥十五年春三月詔徹哩克舊作撦力克今改後仿此襲封順義王

初諳達死徹辰汗舊作乞慶哈即黃台吉改名襲至是徹辰汗死子徹哩克襲其妻三娘子即諳達所奪之外孫女而為婦者也歷配三王主兵柄為中國守邊保塞諸部畏服之帝嘉其功封忠順夫人

夏四月旱京師地震

六月京師大雨

溺人民無算命順天府賑恤

秋七月江南水江北山西陝西河南山東旱

時所在災荒河北尤甚戶部右侍郎孫丕揚（字叔孝富平人）上

言海內困加派宜寬賦節用損上益下以培蒼生大命

帝感其言頗有所減罷

九月丁亥朔日食不見

冬十月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卒（諡忠介）

初瑞自南京謝病歸高拱張居正相繼當國俱憚瑞峭

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及居正卒吏部始擬用累遷南京

右都御史瑞力矯偷惰百司惴恐至是卒僉都御史王

用汲字明受晋江人入覲葛㡓儆篇有寒士所不堪者因釀金爲斂百姓罷市送者數百里不絶瑞生平爲學以剛爲主自號剛峯天下識與不識咸稱剛峯先生

戊子十六年春三月詔改景泰實錄去郕戾王號不果行

時上下偷惰詔勅多不奉行景泰實錄終明世未嘗改也

南畿浙江山西陝西河南大饑疫

起前尚書潘季馴爲右都御史總督河道

季馴前爲李植所刻落職爲民御史李棟上疏訟曰隆慶間河決崔鎮爲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既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尚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至于今

是賴季馴功不在禮下乃當身存之日使與編戶齒寧不隳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報功之典其後論薦者不已遂起季馴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吳桂芳後河漕皆總理至是復設專官尋加季馴工部尚書

秋八月壬午朔日食

冬十二月杖給事中李沂（字景魯嘉魚人）于廷斥爲民

中官張鯨掌東廠橫肆無憚御史何出光劾鯨死罪八并及其黨錦衣都督劉守有序班邢尚智尚智論死守有除名而鯨竟不罪任職如故外議謂鯨以金寶獻帝獲免沂拜官甫一月即上疏言之畧曰陛下富有四海豈愛金寶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許鯨策勵供事外議籍籍遂謂爲眞虧損聖德夫豈淺尠且鯨奸謀既遂恐國家之禍將

授官面謝不特為感激上恩禮節應爾且可因召對咨詢衡人材而重官守也神宗能免此制特欲遂其高居簡出之私而下情竟成否塞甚至王家屏以閣臣起用三月難希一見僕

從此始。帝得疏震怒。謂沂欲為馮保張居正報讐。立下詔獄嚴鞫。閣臣申時行等乞宥。不從。讞上。詔廷杖六十。斥為民。馮保獲罪。實鯨為之。故帝云然。或曰。張誠與鯨交惡。授章言者攻之。鯨迫衆論。不得已乞罷。乃命私家閒住。未幾復召入。

己丑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朔。日食。

時以日食免朝賀。嗣後每元旦皆不視朝。

三月。免陞授官面謝。

自是臨御遂簡。

夏四月。召王家屏復入閣。

家屏服甫闋。詔進禮部尚書。遣行人召還。抵京師三月。

僕疏請始爲御門延接譬之元首股肱血脈不相貫注其人何可望其無疾乎明之亡亡于神宗非過論也

未得見家屏以爲言帝遣中官諭家屏將以忠愛家屏疏謝請帝視朝居數日帝爲一御門延見自是益深居不出矣

六月賑南畿浙江饑

南畿久旱浙江大風海溢既而亦旱發帑金八十萬賑之

庚寅十八年春正月召見申時行等于毓德宮斥大理評事雒于仁字少經涇陽人爲民

于仁疏上酒色財氣四箴直攻帝失疏言臣備官歲餘此外惟聞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久輟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觴酌是耽卜晝不足繼以長夜此其

言官建白果當自應加之采擇若其營私沽直亦宜明正厥罪以儆官邪雒于仁指斥神宗四病頗為切中特其詞意未免過激耳時行身處閣成乃不為剖悉陳之專務模棱欲使言者自去在神宗既未悟直言之當受即于仁亦不知忠告之有方於君臣兩無

病在嗜酒也。寵十俊以啟倖門。溺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傳索幣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宮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搒宮女。明日抶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儁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詘不申。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能治。臣今敢以四箴獻。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誅臣身。臣雖死猶生也。十俊。時有十小閹被寵。謂之十俊。范儁。字國士。高安人。以疏陳時政被斥。孫如法。字世行。餘姚人。以諫鄭貴妃進封貶官。帝震怒。將加嚴譴。會歲暮。留其疏十日。及是元旦。召見申時行等。分析之。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令于仁自引去。遂斥為民。自此章奏留中。遂成故事。是日。帝宣皇長子出見。時行請早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乃曰。朕不喜激聒。近閱諸臣所奏。惡其離間父子。故概置之。若諸臣不復奏擾。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

裨益徒使奏牘留中醞成倣政卒致痿痺日深浸尋不起病雖自致而庸醫之誤時行猶實預有責焉

舉行。時行因戒廷臣毋瀆擾。

二月。罷日講。

帝每遇講期多傳免。申時行請免講日。仍進講章以備觀覽。自後講筵遂永罷。

三月。以宋纁字伯敬。商邱人。爲吏部尚書。

纁前爲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酌盈虛。籌緩急。上下賴之。石星代爲戶部。語纁曰。某郡有羨餘。可濟國用。纁曰。朝廷錢穀。寧積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上知物力充羨。則侈心生矣。時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亦不罪。于慎行稱帝寬大。纁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儆省。概置弗問。則如痿痺不可療矣。石星于帝初元起故官。累進尚書。及移吏部。絕請託。奬廉抑貪。痛懲黠吏。于政府一無所關白。屢乞休不允。卒官。謚莊敬。

夏六月青海酋浩爾齊舊作火落赤今改後倣此犯邊

自諳達西掠諸番番人不支輸款于虜虜騎遂數入番中至是奎部章圖哩舊作莊禿賴等據水塘地青海布色圖舊作卜失兔今並改浩爾齊等據莽拉舊作莽剌今改聶恭舊作捏工今改兩川洮水支流隨地易名浩爾齊尤黠傑數犯甘涼岷洮西寧間已而進圍舊洮州即古洮陽城在洮州衛西南臨洮水副將李聯芳湖陽人戰沒尋復掠河州臨洮渭源官軍禦之敗績西陲大震時徹哩克勢衰亦爲布色圖等所誘西行遠邊初諳達建寺賜名仰華至是徹哩克以赴仰華爲名西至青海諸部咸挾以爲重帝惡之詔停市賞

秋七月庚子朔日食

命兵部尚書鄭雒字禹秀安肅人經畧邊防

維前督宣大軍。撫順義王及忠順夫人有恩。故用之。徹辰汗

辰汗襲封。年老且病。欲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率衆西走。徹辰汗追之。貢市久不至。維計三娘子別屬。則徹辰汗雖王無益。乃使人語之曰。夫人能歸王。不失恩寵。否則塞上一婦人耳。三娘子聽命。貢市惟謹。徹辰汗死。徹哩克當襲。三娘子自以年長。練兵萬人。築城別居。維恐貢市無主。復諭徹哩克曰。夫人三世歸順。汝能與之匹。則王。不然。封別有屬也。徹哩克盡逐諸妾。復妻三娘子。遂嗣封。維以洮河之難。由縱虜入青海所致。乃馳諭甘肅下令曰。北部自青海歸巢者。聽假道。自巢入青海者。即勒兵拒之。未幾。布色圖欲趨青海。維設伏掩擊之。布色圖僅以身免。章圖哩後至。聞之。亦退去。于是大布招番之令。歸附者日衆。乃進兵青海。逐浩爾齊諸部。而諭徹哩克縛獻首叛。踰二年。徹哩克以史二中國叛人等來獻。命復其市賞。

辛卯十九年。春閏三月。彗星見。

夏。四月朔。享太廟。

是後廟祀皆遣代。

六月。王錫爵罷。

錫爵初還朝。申時行為首輔。許國錫爵次之。三人皆南畿人。錫爵又與時行同郡。且同舉進士。相得甚。然時行柔和。而錫爵性剛負氣。十六年。子衡（字辰玉。）舉順天試第一。郎官高桂。饒伸（字仰之。進賢人。）論之。（時庶子黃洪憲典試。時行婿李鴻亦預選。桂摘可疑者八人。并及衡。請俱覆試。禮部侍郎于慎行劾甲乙以上。閣臣調旨盡留之。衡少有文名。為舉首。才自稱。因被論。遂不復會試。至二十九年。錫爵罷官已久。始舉會試第二人。廷試亦第二。授編修。　黃洪憲。字懋忠。秀水人。）錫爵連章辯訐。語極忿。伸桂。皆得罪。以是積與廷論

忤。十八年。錫爵疏請豫教元子。錄用言官姜應麟等。不報。遂因旱乞罷。帝不許。及浩爾齊犯邊。議者爭請用兵。錫爵與申時行主欵。失帝意。未幾。又偕同列請建儲不得。遂以母老乞歸。

秋。畿內蝗。

九月。申時行許國罷。

先是廷臣爭請建儲。得旨于二十年春舉行。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祥符人。）預以儀注請。帝怒。奪有德俸。時申時行方在告。許國與王家屏慮事中變。欲因而就之。引前旨爭。首列時行名。時行聞帝怒。密疏言。臣方在告。實不與知。給事中羅大紘（字公廓。吉水人。）劾時行陽附廷臣請立之

申時行許國因議論齟齬遂各令門生露章奏劾以逞心報復均乖大臣公正之道至申許計籌邊事主欵固不如主勦識見高下自是判然當時乃以兩人去位之故妄形軒輊不得據爲定論獨是時行承張居正振厲之後不能效美規隨惟一切務爲苟且馴致上下恬熙廢弛日甚紀綱遂以無存其寬大因循[illegible]實無可解免而朝

議。陰爲自交宮掖之謀。欽人黃正賓者。以貲爲中書舍人。思立奇節。自附清流。見大紘疏。亦抗章詆時行。帝怒。斥大紘。正賓爲民。時行力求罷。而國與家屏又以建儲請。帝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遂罷國。未幾。時行亦罷。國與時行無嫌。然性木強。遇事輒發。力詆言事諸臣。士論頗不附。浩爾齊犯邊。時行主欵。國獨謂寇渝盟犯順。宜一大創之。帝心然國言。以時行方柄政。不能奪。會時行門生給事中任讓。論國庸鄙。而國門生萬國欽。又論時行以圖報復。至是。國與時行並罷。論者謂國之去以爭執。差勝于時行之以被劾去也。初。張居正卒。時行與張四維相繼當國。時行欲以寬大收人心。召用老成。布列庶位。朝論多稱之。然政令務承帝指。不能有所匡正。又罷居正所行考成法。一切務爲簡易。由是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歸後。里居最久。至帝四十二年始卒。贈太師。諡文定。國在閣九年。廉慎自守。故累遭攻擊。不能被以汙名。及卒。贈太保。諡文穆。　萬國欽。字二愚。新建人。

以趙志皐爲禮部尚書。張位爲吏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

論轉無稱之可見末流風
尚大率皆庸庸無識者居
多耳

士預機務。

由時行既謝政。密薦志皐位。自代。遂用之。吏部尚書陸光祖言舊制閣臣必由廷推。若令一人密薦恐開植黨之門。志皐位因疏辭。帝不允。

冬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李成梁罷。

十七年以後。土默特結西部數入寇。將弁多戰沒成梁又潛兵出塞襲虜遇伏。死者千餘人。仍報首功。增爵廕敵再入海州。成梁不敢擊。縱掠數日而去。是年閏三月。成梁乘給事中侯先春人。無錫閱邊。謀邀擣巢功。遣副將李寧襲破拜牲。還師遇敵。死者又數千。爲巡按御史胡克儉所劾。及先春還朝。尤力詆之。遂罷成梁官。以寧遠



伯奉朝請。

壬辰二十年春正月。杖給事中孟養浩。字義甫。湖廣咸寧人。除其名。

時禮科給事中李獻可字堯俞。同安人。疏請豫教。言元子年十有一矣。豫教之典。當及首春舉行。倘謂內廷足可誦讀。近侍亦堪輔導。則禁闥幽閒。豈若外朝之清肅。內臣忠敬。何如師保之尊嚴。疏入。帝大怒。摘疏中誤書弘治年號。責以違旨侮君。貶一秩。調外。于是六科給事中鍾羽正。字叔廉。益都人。舒弘緒。通山人。陳尚象。都勻人。丁懋遜。霑化人。張棟。字伯任。崑山人。吳之佳。長洲人。楊其休。青城人。葉初春。吳縣人。及御史鄒德泳。字汝聖。安福人。各具疏救。而養浩言尤力。命錦衣衛杖之百。削籍爲民。養浩等既逐。言者未已。禮部員外郎董嗣成。御史賈名儒。陳禹謨。給事中李周

時在廷力爭國本舉國若狂惟李獻可疏請豫教其語尤爲近理士庶之子未有年逾幼學而不就傅者況皇子元良之重顧不使典學親師而日與閹宦爲伍所損實多神宗惑于內寵于養正育德之義概置不問何怪乎光宗身處危疑全無勤忍一臨御而不能自主也

策復先後論諫咸被譴董嗣成烏程人賈名儒眞定人陳禹謨仁和人李周策吳江人

三月巴拜舊作哱拜今改後倣此據寧夏反

巴拜故韃靼種嘉靖中巴拜得罪其酋長來降屢立戰功官都指揮帝十七年巴拜老加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巴拜雖告老而多畜亡命承恩性狠戾十九年洮河告警巡邊御史周弘禴字元孚麻城人舉承恩及指揮土文秀并巴拜義子布延舊作哱雲今改後倣此等巡撫党馨益都人檄文秀西援巴拜謁經畧鄭雒願與子承恩從出師馨惡其自薦抑損之巴拜以故心怨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比賊退取道塞外還寇騎遇之皆辟易遂有輕中外心馨欲按承恩冒糧罪又以承恩娶民女為妾笞之二

王家屏身爲閣臣衆知李獻可貶謫之非自當正言

十會戍卒衣糧久弗給巴拜遂嗾軍鋒劉東暘。靖衞人曾許朝等作亂。是年二月。殺馨。及副使石繼芳。逼總兵張維忠自縊死。東暘自稱總兵。奉巴拜爲謀主。承恩許朝爲左右副將。布延文秀爲左右參將。承恩遂陷玉泉營。與下靈州。花馬池。注並見前。及廣武河西四十七堡皆陷。惟土文秀徇平魯。今平羅縣。屬寧夏府。參將蕭如薰字季馨。延安衞人。堅守不下。如薰妻楊氏盡出簪珥。勞軍士妻。帥之守城。賊攻圍數月。竟不能克。賊率兵渡河。欲取靈州。又賫金帛誘河套卓哩克圖舊作著力兔。今改。後倣此。等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勢甚猖獗。全陝震動。

王家屏罷。

李獻可之謫。家屏封還御批力諫。帝怒。家屏引疾乞罷。

婉諫乃前此緘默無譏及御批既下竟爾封還不受實爲非體夫絲綸宣布奉行自有成規若不能匡救于未形而顯然抗違詔旨則臣志日尊而主威日替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厥後科臣效尤竟視封駁爲常事刑賞大柄幾不能操之自上積習錮蔽國事遂漸以淪胥明社之墟蓋其紀綱固已先亡矣

帝責家屏希名託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棄。臣所希者。陛下爲堯舜之君。臣爲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有餘榮。若使臣不希名。將身處高官。家享厚祿。主徳莫正。政亂莫匡。國家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爲悅。阿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爲矣。帝益不悅。遣內侍至其邸責之。于是求去益力。詔馳傳歸。家屏柄政止半載。以戇直去國。朝野惜焉。

夏四月。總督河道尚書潘季馴罷。

季馴四任治河。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水勢。以借水衝沙。築隄束水。爲河漕兼利之策。下至木石樁埽。綜理纖悉。以勞疾累疏乞休。不允。至是泗州大水。與撫按議濬治不合。得請歸。後三年卒。

五月。倭陷朝鮮。

倭酋平秀吉。薩摩州人。起人奴。初隨倭關白倭國官名。猶言丞相。信長。為信長畫策。奪二十餘州。會信長為其下所弒。秀吉遂統其兵。自號關白。剏併六十餘州。窺朝鮮無備。分遣行長清正等。率舟師從對馬島。方輿紀要。日本國海曲部有伊岐。對馬。多藝。三島。為北境。逼釜山鎮。在朝鮮東萊縣南。濱大海。與日本對馬島相望。時朝鮮承平久。兵不習戰。其王李昖又湎酒廢弛。島夷猝至。望風皆潰。棄王城奔平壤。令次子琿攝國事。已復走義州。在平壤西北。濱鴨綠江。七月。倭遂入王京。封王子陪臣。掠府庫。八道京畿江原黃海全羅慶尚忠清咸鏡平安凡八。幾盡沒。旦暮渡鴨綠江。請援之使絡繹于道。廷議以朝鮮為國藩蔽。在所必爭。遣行人諭昖以興復大義。揚言大兵且至。而倭業抵平壤。遊擊史儒

等率師至戰死。副總兵祖承訓拔之。僅以身免。中朝震動。乃詔兵部右侍郎宋應昌。字桐岡。仁和人。經畧備倭軍務以救之。八月倭入豐德等郡。兵部尚書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偵之。于是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賴也。是時平秀吉次對馬島。分其將行長等守要害。惟敬至平壤。行長詭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亦不久當還。當以大同江為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耳。惟敬以聞。廷議以倭詐難信。趣應昌進兵。而石星頗惑其言。假惟敬遊擊。赴軍前。且請金行間。豐德郡。在國城南。屬京畿道。大同江。在平壤城東。亦名大通江。

秋九月寧夏賊平。

巴拜叛。總督魏學曾。字惟貫。涇陽人。檄副總兵李昫。率兵進勦。諸堡皆次第收復。惟寧夏鎮城猶為賊據。會套部卓哩克圖等控弦三千騎至。賊益掠城中子女饋之。套人揚言已與布王子為一家。布延引卓哩克圖攻平虜堡。參

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以誘之。射布延死。套部遂遁出塞。四月以蕭如薰爲總兵。調麻貴大同右衞人。爲副總兵。率兵振鎮城。帝復用石星言。賜學曾尚方劍督戰。御史梅國楨字克生麻城人。薦李如松字子茂成梁子。忠勇可任。遂令如松總寧夏兵。國楨監之。會寧夏巡撫朱正色南和人。甘肅巡撫葉夢熊字男兆歸善人。皆先後至軍。並逼城下。學曾與夢熊定計。決黃河大壩水灌之。城外水深八九尺。賊懼。陽求撫以緩我師。而仍結套部爲助。七月布色圖章圖哩以三萬騎犯定邊小鹽池。在寧夏府靈州東南。別遣宰桑舊作宰僧今改。後倣此。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口入。爲巴拜聲援。學曾令麻貴等分擊之。皆敗去。八月卓哩克圖復入李剛堡。在寧

重督格而輕武途自是故明隨習自張居正振飭邊

夏府平羅縣南如松等擊之。追奔至賀蘭山。賊援遂絕。會給事中許子偉。瓊山人。劾學曾惑于招撫。悞國事。先是。學曾欲招劉東暘許朝。使殺巴拜父子贖罪。遣卒葉得新往。學曾留固原十日以俟之。得新旋被害。帝責學曾玩寇。學曾前上疏請令監軍無與兵事。梅國楨憾之。國楨至軍。遂劾諸將觀望。而并及學曾玩寇價敗之罪。帝遂大怒。學曾被逮。以夢熊代之。賊被圍食盡。城受水浸。益大圯。國楨用間紿東暘。朝。承恩。使互相殺以降。許貰其罪。三人互猜疑。至是。東暘。朝。遂誘殺承恩黨土文秀。承恩亦與其黨周國柱誘東暘。朝。殺之。開門降。如松率兵圍巴拜家。巴拜自縊死。俘承恩等至京師。磔于市。學曾被逮不一月而賊平。敘勞復其官致仕。葉夢熊。朱正色。梅國楨各予世廕。武臣李如松。蕭如薰等加恩有差。如薰爲將持重。後更歷七

備假以事權稍有起色隆萬之間如譚綸俞大猷戚繼光輩頗能以功名自顯然文武本自殊科果其將略克嫻自足克敵致果若依附文墨專以綴帶輕裘雅歌投壺爲尚其流弊猶有極耶繼光如薰以詩名延納賓士甚且用軍府之貲揮霍無忌其得免償帥之誅幸矣一時艷稱風會豈堪復問

鎮。所在見稱。自隆慶後。款市既成。邊燧少警。輦下視鎮帥爲外府。山人雜流。乞朝士尺牘往者。無不饜所欲。薊鎮戚繼光有能詩名。尤好延納名士。如薰亦能詩。賓座常滿。妻楊氏至脫簪珥供客。猶不給。一時風會所尚。諸邊物力爲耗。識者嘆焉。

冬。十月。以李如松充防海禦倭總兵官。救朝鮮。

如松弟如栢。字子貞。如梅。字子清。並率師援剿。以十二月至軍。會沈惟敬自倭歸。復伸封貢之請。如松叱惟敬憸邪。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紿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如松以爲然。乃置惟敬于營。誓師渡江。明年正月次肅寧館。在平壤西北。行長以爲封使至。遣牙將來迎。進次平壤。行長猶未覺。登風月樓以待。如松分布諸軍。抵平壤城。諸將逡巡未入。形大露。倭悉登陴拒守。如松令諸軍

圍之以倭素輕朝鮮軍令祖承訓詭爲其裝伏西南令遊擊吳惟忠攻迤北牡丹峯而如松親提大軍攻其東南軍少却如松斬先退者以徇募死士援鉤梯直上倭方輕南面軍承訓等忽卸裝露甲倭大驚急分兵捍拒如松如栢等已分道並入如松馬斃于礮易馬躍塹而上麾兵益進遂克其城行長渡大同江遁已而如栢復開城屬朝鮮京畿道所失四道並復官軍既連勝有輕敵心朝鮮人有以敵已棄王京遁告者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在朝鮮國城西猝遇倭圍之數重如松幾不免官軍喪失甚多乃退駐開城如松令諸將分據要害聞倭積粟數十萬在龍山乃密遣死士焚之倭遂乏食然如松既敗衂氣大索應昌亦卽欲休息於是沈惟敬封貢之議復行其年四月倭以糧盡棄王京如松

與應昌入城將遣兵尾擊之而倭步步為營官軍不敢擊倭結營釜山為久留計時兵部尚書石星力主款議獨留劉綎拒守如松乃班師

龍山在朝鮮國城東南

癸巳二十一年春正月召王錫爵復入閣

錫爵至密請建儲以踐大信帝手詔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皇三子常洵鄭貴妃出皇五子常浩周端妃出並封為王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旨進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為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以上歷皇貴妃亦擬旨進帝竟下前諭令有司具儀于是舉朝大譁禮部尚書羅萬化字一甫會稽人給事中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等詣錫爵力爭廷臣諫者章日數上錫爵偕趙志皐張位請追還前詔帝

銓曹舉職惟在守法奉公使胥吏不能高下其手庶得守官之正若史所稱選人之權或歸之政府或散諸九卿一似欲奪轉移惟勢是視此復成何政體至卿寺大僚八座簡在帝心列名上請猶爲循用舊典乃當日孫鑨等大計專擅去留不稟上裁而張位等又欲以大缺各舉所知俾

不從。既而諫者益衆。岳元聲（字之初。嘉興人。）顧允成（字季時。無錫人。）等十餘人。遮錫爵于朝。面爭之。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亦不報。因自劾求罷。帝亦迫公議。追寢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舉行。

秋七月。吏部尚書孫鑨（字文中。燧之孫。）罷。

初張居正當國。吏部權漸輕。及宋纁、陸光祖。相繼爲尚書。稍自振飭。至鑨。守益堅。閣臣張位等欲奪其權。建議大僚缺。九卿各舉一人。類奏以聽上裁。鑨爭之不能得。自是吏部權又漸散之九卿矣。會大計京朝官。鑨與考功郎中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力杜請謁。員外郎呂允昌（餘姚人。）鑨甥也。首斥之。南星亦斥其姻給事中王三餘。一時公

九列皆參其議蓋由明季君臣睽隔官聯之賢否莅然莫辨轉不得不以魁柄授人深可歎也

論所不予者。貶斥殆盡。而大學士趙志皐弟預焉。王錫爵以首輔還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庇者皆在黜中。由是閣臣皆憾。會言官論劾員外郎虞淳熙。杭州右衛人。郎中楊于廷。全椒人。主事袁黃。嘉善人。鑨議留淳熙于廷。給事中劉道隆。潛江人。遂劾南星專權植黨。貶南星三秩。鑨亦奪俸。遂連疏乞休去。左都御史李世達以已同掌察。上疏爲南星訟。不聽。于是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等。交章論救。而員外郎陳泰來言尤切。帝怒。斥南星爲民。泰來等皆被謫。李世達。字子成。涇陽人。王汝訓。字古師。聊城人。陳泰來。字伯符。平湖人。

八月。彗星見紫微。

冬。十一月。召見王錫爵于煖閣。

皇太后生辰。帝御門受賀畢。獨召錫爵煖閣。勞之曰。卿

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叩頭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因力請早定國本。帝曰。中宮有出奈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已十三。尙何待。況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者。帝頗感悟。錫爵因復言。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益心動。未幾遂有出閣之命。

甲午 二十二年。春二月。皇長子常洛出閣講學。輔臣侍班。詞臣六人侍講讀。俱如東宮儀。

河南饑。

吏部郎中顧憲成削籍。

先是羣臣爭建儲。惟王家屏與言者意合。申時行王錫

漢唐宋造皆有黨禍至明季而尤烈東林講學實其權輿在顧憲成高攀龍輩其人與學未必不出於正然一經號召生徒樹立標幟而黨援門戶之禍已成彼裁量人材諷議時政自古處士橫議未有過於是者論者謂闇黨無君子東林未必無小人蓋當明政不綱不惟眞小人揚其毒焰而僞君子且益撼其頹波士習敝而國運隨之氣

爵。皆死轉調護。亦頗以言者爲多事。並封命下。憲成上疏力爭。又遺書錫爵。反覆辨論。議遂寢。孫鑨趙南星主考察。憲成實左右之。既遷郎中。所推多與政府牴牾。至是。王錫爵將謝政。會推閣臣。憲成舉家屏。忤帝意。削籍歸。憲成既廢。名益高。里故有東林書院。爲宋楊時講道處。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無錫知縣林宰。爲之營構。歐陽東鳳。字千仭。潛江人。林宰。字德衡。漳浦人。偕同志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史孟麟。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諸人講學其中。海內聞風景附。往往諷議時政。裁量人物。朝士慕之。亦遥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憲成嘗言。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故講習之餘。必及時事。後卒以此爲

數所必至有莫之爲而爲
者於東林復何尤

世曰實。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等相繼講學自負氣
節。與政府相抗。是爲東林黨議之始。
夏四月己酉朔。日食。
五月。以禮部尚書陳于陛字元忠。以勤子。南京禮部尚書沈一貫。
字肩吾。鄞人。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于陛少從父以勤。習國家故實。爲史官。益究心經史學。
嘗請修國史。詔命詞臣分曹類纂。以于陛及一貫等總
裁之。又嘗請建東宮及時豫教。皆不報。一貫充講官時。
進講高宗諒陰。曰。託孤寄命。必忠貞不二心之臣。乃可
使百官總己以聽。苟非其人。不若躬親聽覽之爲孝也。
張居正以爲刺己。頗憾一貫。及居正卒。始遷官。以吏部

明世常選專由吏部一切序遷除授皆以請乞交關甚至賄賂公行聲勢之美惡以爲輕重與體官方敗壞極矣孫丕揚創爲掣籤選

左侍郎家居。及是王錫爵將謝政。遂進于陛禮部尙書。

起一貫南京禮部尙書。同入閣。

王錫爵罷。

錫爵在閣時。嘗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陶器。減雲南貢金。力爭不宜用廷杖。爲世所稱。特以阿並封旨被物議。旣而趙南星斥。趙用賢放歸。論救者咸被譴責。衆指錫爵爲之。因連章自明。乞罷歸。

秋。八月。以孫丕揚爲吏部尙書。

丕揚掌吏部。清正不撓。百僚無敢干以私者。獨患中官請謁。乃用掣籤法。大選。凡聽選。及考定陞降者。急選凡改授改降。丁憂候補。歸于雙月。謂之大選。于單月。謂之急選。悉聽人自掣。請寄無所容。銓政自

之制不復假手吏胥嘗求干謁之風一時屏絕實可號爲良法乃當時衆喙紛紜轉詆其失用人本意是背舞弊者無由逞其高下遂深疾銓政之持平妬憎生人謬悠又何足計乎

是一變。丕揚既變選法一時宮禁相傳以爲至公。下逮閭巷。莫不翕然稱頌。而議者謂其人材不分高下。地方不論繁簡。而一憑籤注。無異于掩鏡索照。或至作竹籤傳譏之。然自其法既行。卒莫能改。竹籤傳常熟顧大部作。

冬。十月。綽哈犯遼東。總兵官董一元宣府前衛人。擊敗之。

蘇巴爾噶爲官軍所殺。其弟綽哈子巴圖爾益結土默特東西相倚數侵邊。一元遣部將孫守廉馳右屯禦西部。而自將大軍匿鎮武外爲空營以待敵騎深入。官軍忽從中起奮擊破之。逐北七十餘里。巴圖爾中矢走。西部亦解去。一元復以歲晏敵不設備。率健卒踏冰渡河。疾馳四百里。抵虜巢斬二百餘級獲牛馬甲仗無算。全師而還。巴圖爾旋死。諸部悉遠遁。

乙未二十三年春正月詔宗室得就試

鄭世子載堉請宗室皆得儒服就試視才器使從之許奉國中尉以下入試輔國中尉以上爵尊不得與其後禮臣李廷機字爾張晉江人言封爵科目原自兩途彼既願從科目入仕應照士子出身資格銓除何拘原爵亦從之惟不得除京朝官

夏五月京師地震

秋九月青海酋永什卜舊作永邵卜今改後倣此犯甘肅參將達雲涼州衛人擊敗之

永什卜者順義王諳達從子也部衆强盛先嘗授都督同知再進龍虎將軍自以貢市在宣化守臣遇已厚不

可逞。乃隨諳達西迎活佛。留據青海。歲爲邊患。嘗誘殺副將李魁。邊臣不能報。遂有輕中國心。至是九月九日。度將士必蕘飲。擁勁騎直入南川。在西寧府西南白邊外東北流入境。屬番偵告。雲伏兵要害。令番人繞出朶爾峽外。潛扼其背。而自提精卒二千夾擊。大敗之。斬首七百餘級。其走峽外者。番人殲之。爲西陲戰功第一。雲既勝。度寇必復至。厚集以待。踰月。寇果結浩爾齊諸部。先圍番寨以誘官軍。番不能支。合于寇。寇遂入犯西寧。西寧軍堅不可破。寇始遁。追奔數十里而還。雲乃招集番人。初與寇合者七千餘戶。皆復其業。尋進雲總兵官。鎮甘肅。

復建文年號。

初司業王祖嫡。德州人。以建文不宜革除。上請。禮部尚書沈鯉。字仲化。歸德人。力贊之。帝不從。至是禮科給事中楊天民

國用果有常經何遽至於匱之理財而取資山澤其謬亦人所共知且成化時因開礦之故致羣盜滿山前鑒非遙神宗何以復踵

字正甫山西太平人。復以為言。始詔復建文年號。附事蹟于太祖實錄之末。未幾。南京太常卿沈子木疏言。建文帝御宇五年。顧不得一盂麥飯。下同齊民。于誼未忍。請祔食于懿文太子之側。章下部議。不果行。沈子木歸安人。

淮水溢浸泗州祖陵。

冬十月湖廣饑。

丙申二十四年春三月。乾清。坤寧兩宮災。

夏福建饑。

秋七月仁聖皇太后陳氏崩。

遣中官開礦。

初畿輔奸民慫慂中官。多言礦利。大學士申時行力持不可。至是承寧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營建兩宮

故轍中使紛紛乘傳威福自如誣逮遍於守臣搜括盡於雞犬國家未收絲毫之益而民間膏血已罄元氣遂從此朘削殆盡是猶揉羸而投以峻劑有不促其亡者乎

計臣束手。前衛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工。帝允之。自是獻礦峒者踵至。首開畿內。命中官領之。嗣後河南。山西。南直。湖廣。浙江。陝西。四川。遼東。廣東。廣西。江西。福建。雲南無地不開。中使四出。皆給以關防。併偕原奏官往。礦脈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而奸人假開採之名。乘勢橫索民財。有司稍忤意。輒劾其阻撓逮治。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為下有礦脈。卒役圍捕。辱及婦女。其橫暴如此。羣臣屢諫。帝皆不聽。其後又增設各省稅使。如天津店租。廣州珠監。兩淮餘鹽。浙江。福建。廣東。市舶。成都茶鹽。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等。名都邑關津。中使棊布。水陸行數十里。即樹旗建廠。所至納奸民為爪牙。肆行殺奪。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稅。中人之家。大半皆破。由是民不聊生。變亂蠭起。

閏八月。乙丑朔。日食。

九月。葬孝安皇后。

梓宮發引。帝託疾不送。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孫繼皐。字以德。無錫人。員外郎王就學。字所敬。無錫人。抗疏諫。帝怒。抵繼皐疏于地。而置就學疏不省。已而詔吏部甄別郎官。斥就學爲民。繼皐亦罷去。

河決單縣。

時徐泗淮揚間。無歲不苦水患。總河楊一魁安邑人。議分殺黃流以縱淮。別疏海口以導黃。于是役夫二十萬。開桃源黃河壩新河。起黃家嘴。在桃源縣東北。至安東五港灌口。在安東縣東北。長三百餘里。分洩黃水入海。闢清口沙七里。建

武家墩注見前。高良磵在山陽縣西南。由清河澗沙阜橋西入于淮。沙阜橋在清河縣東南。周家橋在山陽縣西南高堰上。石閘。洩淮水三道入海。且引其支流入江。于是泗陵水患平。而淮揚得無患。然一魁專力桃清淮泗間。而上流單縣黃堌口在今曹州府單縣南。之決如故。後以黃堌口不塞。致衝祖陵斥一魁為民。

冬十二月。陳于陛卒。諡文憲。

于陛在閣。與趙志皐張位沈一貫皆同年生。遇事無齟齬。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于陛憂形于色。以不能補救。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至是以兩宮災請面對。不報。乞罷亦不許。以積憂成疾卒。贈少保。

丁酉二十五年。春三月。以楊鎬商邱人。為僉都御史。經略朝鮮

軍務。

征倭軍既撤。詔以顧養謙字益卿。江南通州人。為經畧。養謙亦主欵。奏言關白宜封為日本王。二十二年冬。倭遣小西飛入朝。定封貢議。命都指揮楊方亨等充封使同沈惟敬往。養謙薦侍郎孫鑛字文融。鑨之弟。自代乞身去。二十四年九月。方亨等至日本。關白怒朝鮮王子不來謝。不肯撤兵。所進表文又謾無臣禮。是年二月。方亨歸。委罪惟敬。并呈石星前後手書。帝怒。逮星。惟敬按問。下獄論死。星子隆慶初建言被杖。直聲震天下。及起廢籍居官有重望。然太書生素無謀畧。誤信奸人力主封貢。遂以此敗。後竟死獄中。以尚書邢玠青州益都人。總督薊遼。改麻貴為備倭大將軍。而以鎬為經畧。時倭將行長清正等據南原。在朝鮮國城東

楊鎬身任經略，會師進取，當二柵既拔時，勝勢已如破竹，乃為私人忌功，竟爾鳴金罷戰，此豈尋常失律之罰可蔽厥辜？至如石星縱寇養奸，直敢手書通款，而僅僅下獄瘐死，不聞立正刑章，總由明季軍令廢弛，疆場之人不惜喪師辱

南與全州相犄角為國城要害。）全州（在國城南）犯全羅（即朝鮮全羅道。治全州。其地南濱大海。東接慶尚。為朝鮮門戶。）慶尚（即朝鮮慶尚道。治慶州。在國城東南。濱海。與日本相對。為朝鮮屏蔽。）逼王京。會沈惟敬就逮，鄉導乃絕。九月，鎬抵王京，倭已退屯蔚山。（即朝鮮蔚山郡、在慶州西北。）十二月，鎬會邢玠、麻貴議進取，分為三協，合攻蔚山。賊出戰，大敗，奔據島山，（在蔚山郡城南。）結三柵以自固。遊擊陳寅連破其二，第三柵已垂拔，而鎬素與李如梅善，以如梅未至，不欲寅功出如梅上，遽鳴金收軍。再攻不克。明年正月，行長救至，鎬狼狽先奔，諸軍繼之。賊前擊，官兵死者無算，輜重多喪失。是役也，傾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衆，委棄于一旦，舉朝嗟恨。鎬既奔還王京，與總督玠詭以捷聞。贊畫主事丁應泰（武昌左衛

國而伐吳當同錮習牢不可破揆其潰敗決裂所從來要皆功罪不明有以階之厲耳

人。

聞敗。詔鎬容後計。鎬揚揚自詡功伐。應泰憤。抗疏盡列敗狀。乃罷鎬令聽勘。而以萬世德山西偏頭所人代之。邢玠以前役無水兵故敗。乃益募江南水兵。謀海運。為持久計。分四路進兵。麻貴為伏兵所敗。中路將董一元亦潰。迄無成功。

夏。六月。三殿災。

時帝銳意聚財。多假殿工為名。言者謂天以民困之故。災二殿以示儆。奈何復因天災以困民。帝不納。屢徵木于川廣。令輸京師。費數百萬。率被中官乾沒。終帝世。三殿實未嘗復建也。

秋。七月。赦。

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

唐乾符間。有楊端者。應募定南詔。遂據播州。歷宋元。皆附屬稱臣。洪武初。楊鏗內附。授宣慰使。數傳至應龍。數從征伐。恃功驕蹇。帝十八年。貴州巡撫葉夢熊。巡按陳效。成都井研人。並疏應龍凶惡諸罪。四川巡按李化龍。字于田。長垣人。以時方調播州兵防禦松潘。請暫免勘問。由是川貴撫按議不合。應龍性猜狠。阻兵嗜殺。所轄五司。黃平。草塘。二安撫司。白泥。餘慶。重安。三長官司。黃平司。洪武八年置。萬歷二十八年改為州。今屬平越府。草塘司。在遵義府。白泥。洪武中置。今廢。餘慶司。元置州。洪武中分置餘慶。白泥二司。萬歷二十八年改置縣。今屬平越府。重安司。在今黃平州西。洪武八年置。萬歷二十七年廢。七姓。田。張。袁。盧。譚。羅。吳。悉畔離。其妻叔張時照等。上變告應龍反。應龍嬖小妻田雌鳳。殺其妻張。并其母。故時照欲報之。夢熊請發兵剿之。蜀中士大夫。悉謂蜀三面臨播。屬裔以什伯數。皆其彈壓。且兵驍勇。數赴

征調有功。翦除未爲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朝議命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二十年。應龍赴重慶對簿。坐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又請願將兵五千征倭報效。詔釋之。會巡撫王繼光登州人。至。嚴提勘結。應龍抗不出。用兵之議遂決。二十一年。繼光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分兵三道。進婁山關。今名太平關。在遵義府北大婁山上。白石口。在婁山關南。反爲所敗。繼光論罷。二十二年。以南京兵部侍郎邢玠爲總督。往勘之。會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卹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趣應龍就吏。得貰罪。疆臣奉札至播招應龍。時七姓恐應龍出得除罪。而酉方亡命竄匿其間。又幸應龍反。因以爲利。遂阻其事。應龍諉罪于其黨黃元阿羔。執以獻。乃斬元羔于重慶市。應龍請輸四萬金以贖罪。覊其次子可棟于重慶追贖。應龍既免死。怙惡不悛。

會可楝死。益痛恨遂糾諸苗反焚刦草塘餘慶二司及興隆都勻（注並見前）諸衞進圍黃平重安殺官吏大掠江津南川綦江合江寖及湖廣勢遂大熾。

八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以黎惟潭爲安南都統使。

初莫登庸請封制下而登庸已死遂使其孫福海襲福海卒子宏瀷嗣宏瀷不能攝衆爲黎寧臣鄭檢所逐寧死再傳至惟潭漸强盛遂舉兵攻殺宏瀷子茂洽復據安南欵關求貢總督陳大科（北直通州人）上言莫之篡黎其事逆黎之復讐其名正宜許其來歸詔以惟潭爲都統使自是安南復爲黎氏所有而莫氏惟據高平一郡宗

黨多竄處海隅。時出侵軼。爲邊患。

戊戌　二十六年。夏。四月。土默特犯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出塞。遇伏死。

初。如松棄倭班師。言路交章詆其和親辱國。帝置不問。會遼東總兵董一元罷。廷推如松代之。如松感帝知。氣益奮。綽哈斜土默特諸部。連寇遼東。殺掠無算。如松率輕騎出塞擣巢。遇伏兵。力戰死。詔以其弟如梅代之。踰年。坐擁兵畏敵。劾罷。成梁諸子。如松最果敢。有父風。其次稱如梅。然躁動。非大將才。

京師旱。

六月。張位罷。

位初官翰林。聲望甚重。朝士冀其大用。及入政府。招權

示威。素望漸衰。日本封事壞。位力薦楊鎬才。請付以朝鮮軍務。鎬遭父喪。又請奪情視事。帝皆從之。會贊畫主事丁應泰劾鎬喪師。言位與鎬密書往來。朋黨欺國。鎬拔擢由賄位得之。帝怒。下廷議。位惶恐奏辯。給事中趙完璧。陝西人。徐觀瀾。澤州人。復交章論之。位窘亟奏羣言交攻。孤忠可憫。臣心無纖毫愧。惟上矜察。帝怒曰。鎬由卿密揭屢薦。故奪哀授任。今乃朋欺隱匿。辱國損威。猶云無愧。遂奪職閒住。後復以妖書事除名。位果于自用。任氣好矜。故廷臣莫之救。既卒。亦無湔雪之者。

秋。八月。京師地震。

冬。十一月。倭遁去。官軍分道追擊敗之。朝鮮平。

初官軍分道擊倭。不利。會平秀吉死。羣倭俱有歸志。其渠帥淸正。發舟先走。總兵官麻貴遂入島山西浦。都督陳璘字朝爵翁源人。遣副將鄧子龍督水軍千人。駕三巨艦爲前鋒。邀之釜山南海。戰歿。子龍素慷慨。初起廣東把總歷麻陽。永昌參將。擢總兵官所在立戰功。時年踰七十。意氣彌厲。欲得首功。急携壯士三百人。躍上朝鮮舟。直前奮擊。賊死傷無算。他舟誤擲火器入子龍舟。舟中火起。賊乘之。子龍戰死。會副將陳蠶季金等軍至。邀擊之。倭無鬭意。官軍焚其舟。賊大敗。脫登岸者。又爲陸兵所殲。焚溺者萬計。時總兵劉綎方攻行長。奪曳橋砦。在朝鮮慶州西南。順天城外。璘以舟師夾擊。復焚其舟百餘。行長黨石蔓子。引舟師來救。璘邀之半洋。擊殺之。于是諸倭揚帆盡去。自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國

與朝鮮迄無勝算。至秀吉死。禍始息。初。萬世德代楊鎬經畧朝鮮軍務。畏不敢前。比聞倭退。兼程馳至。會同總督邢玠奏捷。贊畫主事丁應泰等。疏劾諸臣賂倭賣國。帝以將士久勞苦。仍發同金十萬兩。犒師。敘東征功。首陳璘。次劉綎。擢都督同知。又次麻貴。加右都督。邢玠萬世德。各予世廕。董一元。楊鎬。俱復原職。

以劉東星字子明。沁水人。為工部侍郎。總理河漕。

初。潘季馴議開黃河上流。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在今歸德府商邱縣北。出徐州小浮橋。今名雲集橋。在銅山縣舊城東北隅。即元賈魯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費鉅不果。東星即其地開濬。起曲里鋪。在今蕭縣西。至三仙臺。山名。在蕭縣北。抵小浮橋。又濬漕渠自徐沛至宿遷。凡五閱月工竣。

官軍襲浩爾齊于松山。走之。復其地。

徹哩克巳東歸。而套虜浩爾齊布色圖等。頻年抄掠如故。據三大巢。曰河套。曰海西。曰松山。聲息交倚。總督三邊李汶。內聯四鎮。外招番人。襲破寇衆于松山。復其地築邊垣四百里。

己亥二十七年。春三月。以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務。討楊應龍。

先是。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率部兵三千。勦應龍。應龍遣子朝棟。弟兆龍等。迎敵于飛練堡。（在今平越府甕安縣東。廢草塘司北十里。）賊佯走天邦囤。（在廢草塘司西北。）誘官軍盡殲之。國柱等皆死。東之罷。以郭子章（泰和人。）代。而命化龍節制川。湖貴。三省軍事。調東征諸將劉綎麻貴

陳璘董一元南征。六月。應龍乘大兵未集。遂勒兵犯綦江。城中新募兵不滿三千。賊兵八萬奄至。圍綦江城數匝。參將房嘉寵遊擊張良賢率師巷戰。俱死之。應龍因刦縣令焚掠。出綦江庫犒師。盡殺城中人。投屍蔽江。水爲赤。尋退屯三溪。（唐置縣。宋廢。故城在今重慶府綦江縣南。）益結九股生苗。及黑脚苗爲助。應龍以綦江之三溪母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爲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時郭子章日夜徵調各漢土兵。分守南川。合江等處。軍聲漸振。應龍僞軍師孫時泰。請應龍直取重慶。搗成都。刦蜀王爲質。而應龍遷延不進。止言爭界給葬。以冀曲赦。化龍至成都。以徵兵未至。亦謬爲好語縻之。（東鄉壩。在南川縣西南。）帝聞綦江破。賜化龍劍。假便宜討賊。十月。化龍移駐重慶。已而應龍屯官壩。（在遵義府城西北。）聲言窺蜀。又焚東坡。（在平越府黃平州東。）爛橋。（在鎮遠府施秉縣南。）楚黔路梗。黃

太倉爲國計所繫度支當準常經神宗五子縱同時行婚何竟需至二千四百萬之多實事理所不可解蓋由神宗一切漫無稽核惟聽中涓是取浮支且從而藉端撲括國既蠹於倖濫民復困於征斂上下空虛危亡日逼故明命脈雖戕於奸璫實神宗自戕之

平龍泉。元置龍泉坪長官司。明萬曆中改置縣。今縣屬石阡府。所在告急。賊復據偏橋明初置長官司。今屬鎮遠府。出掠興隆鎮遠。化龍議置勁兵萬餘。據守要害。通楚黔道。益調諸路兵。以俟大舉。

夏旱。

閏四月。遣中官斂天下積儲。

以諸皇子婚。詔取太倉銀二千四百萬兩。戶部告匱。乃命中官嚴斂各省積儲。由是外帑日耗。

秋八月。陝西山崩。

狄道縣有山長二百餘丈。聲如雷者十數夜。遂陷爲池。山南平地湧山五。高者二十餘丈。

冬十月。加四川湖廣田賦。

也

以播州用兵故。

十二月武昌漢陽民變擊傷稅使陳奉。

奉在湖廣恣行威虐。慘毒備至。興國州奸人漆有光訐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楊氏墓得黃金巨萬。奉奏之。帝命奉括進內庫。奉因毒拷責償。且悉發境內諸墓。巡按御史王立賢言所掘墓乃元呂文德妻。非林甫妻。奸人訐奏。語多不實。請罷不治。而停他處開掘。不報。巡撫支可大崑山人。以下唯諾惟謹。獨分巡僉事馮應京字可大盱眙人。以法裁之。至是有武昌漢陽諸生妻被辱。訴上官。市民從者萬餘。哭聲動地。蠭涌入奉廨。爭投瓦石擊奉。奉被傷。諸司馳救之乃免。可大遇變。噤不敢發聲。應京捕治奉爪牙。抗疏列其九大罪。奉亦誣奏應京撓命麥勅使。帝怒。貶應京邊方雜職。事在二十八年。既而奉又劾襄陽通判邸

宅。氏族志。邸氏望出中山。推官何楝如。無錫人。棗陽知縣王之翰。絳州人。詔逮訊并追逮應京。應京素有惠政。民號哭往送。切齒恨奉。奉又榜列應京罪狀于衢。民益憤。聚數萬人圍奉廨。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府。衆乃投奉黨十六人于江。以可大助虐。燔其轅門。事聞。閣臣沈一貫等請撤奉回。不報。事在二十九年。會江西湖口稅使李道。奏奉水阻商舟。陸截販賈。剝民病國。帝乃召奉還。奉至湖廣二年。武昌凡再變。繼之漢口。黃州。荊州。荊門。襄陽。寶慶。德安。湘潭。諸處。變經十起。幾成大亂。而是時山東臨清民亦譟而逐稅監馬堂。縱火焚堂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詔撫首惡。株連甚衆。有王朝佐者。素仗義。慨然曰。首難者我也。勿累無辜。臨刑神色不變。臨清民立

祠以祀。未幾蘇州亦民變。殺稅監孫隆黨六人。奉歸時。有司捕亂者。民葛誠獨承。論死。後遇赦得釋。所得金寶財物鉅萬計。可大恐爲民所掠。多與徒衛。送之出境。應京等至京。繫獄久之。應京及宅棟如得釋。之翰竟瘐死。自礦稅興。中使暴橫。所至趵藉有司。謗書一閧。駕帖立下。二十四年。則遼東參將梁心。二十五年。則山東福山知縣韋國賢。二十六年。則山東益都知縣吳宗堯。二十七年。則江西南康府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山東臨清守備王煬。湖廣荊州府推官華鈺。經歷車任重。二十八年。則廣東新會在籍通判吳應鴻。舉人勞養魁。鍾聲朝。梁斗輝。雲南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陝西富平知縣王正志。二十九年。則應京。宅棟。如之。翰。及武昌同知卞孔時。江西饒州通判陳奇可。三十年。則鳳陽臨淮知縣林鋕。三十四年則陝西咸陽知縣宋時濟。三十五年。則陝西咸寧知縣滿朝薦。三十七年。則遼東海防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皆幽繫詔獄。久者至十餘年。煬。應鴻。志學。獲陽俱斃獄中。其他削籍貶官甚衆。至士民囚繫死亡者。尤不可勝紀。

吳宗堯。字仁叔。歙縣人。吳寶秀。字汝珍。浙江平陽人。華鈺。字德夫。丹徒人。王正志。祥符人。滿朝薦。字震

東麻陽人。

庚子二十八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六月。李化龍帥師平播州。

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破龍泉司。時化龍徵兵大集。大會文武于重慶。登壇誓師。分八路進兵。川師四路。總兵官劉綎由綦江入。總兵官馬孔英（宣府塞外降丁）由南川入。總兵官吳廣（廣東人）由合江入。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由永寧入。黔師三路。總兵官童元鎮（桂林右衛人）由烏江（在今遵義府南境上有關。明洪武中置。）入。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在今遵義府城南。）入。總兵官李應祥由興隆入。楚師一路分兩翼。總兵官陳璘由偏橋入。總兵官

陳良玭受璘節制。由龍泉入。每路兵三萬。官兵三之。土司七之。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移沅州。化龍自將中軍策應。部署既定。劉綎遂從綦江進兵。破其前鋒。楊朝棟僅以身免。賊皆膽落。連克桑木。在遵義府綏陽縣東。烏江。河渡。在烏江關東。三關。奪天邦諸囤。乘勝入婁山關。屯白石。應龍率諸苗決死戰。綎親勒騎衝中堅。分兩翼夾擊。敗之。追奔至海龍囤。在遵義府城北。爲應龍穴壘。時陳璘已破青蛇囤。在遵義府城東。安疆臣亦奪落濛關。在遵義府城西。吳廣從崖門關。在遵義府城西北。入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却之。遂攻燒二關。奪賊樵汲路。賊見勢急。父子相抱哭。上囤死守。遣使詐降。化龍檄諸將斬使焚書。已而八路兵大集海

龍囤下。遂築長圍。更番迭攻。賊大困。會化龍聞父喪。詔以墨縗視師。化龍念賊囤前險不能越。令馬孔英勒兵攻其後。天久雨。將士馳泥淖中苦戰。綎先士卒。克土城。應龍益迫。散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巡壘。見四面火光燭天。大兵已登囤入。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闔室自縊。生擒朝棟兆龍等百餘人。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化龍露布以聞。詔磔應龍屍。戮朝棟兆龍等于市。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

冬。十月。下給事中王德完（字子醇。廣安人。）于獄。廷杖除名。

時鄭貴妃日有寵。而王皇后多疾。左右咸竊意后崩貴妃即正中宮位。其子爲太子。中允黃輝。皇長子講官也。

從內侍徵竊得其狀。謂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冊。謂朝廷無人。德完乃屬輝具草。及是上之。疏入。帝震怒。立下詔獄拷訊。尚書李戴。字仁夫。延津人。御史周盤等。連疏論救。忤旨切責。御史奪俸有差。閣臣沈一貫方在告。力疾草奏。爲德完解。帝亦不懌。命杖德完百。除其名。復傳諭廷臣。諸臣爲皇長子邪。爲德完邪。如爲皇長子。愼無瀆擾。必欲爲德完。則再遲冊立一歲。廷臣乃不復言。

兩畿盜起。

頻年災旱。又苦礦稅。兵民多起爲盜。浙人趙一平以妖術倡亂。竄徐州。與其黨孟化鯨等。招集亡命。自稱宋後。

署僞官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事覺伏誅。鳳陽廵撫李三才再疏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小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土崩小民皆爲敵國陛下即黃金盈箱明珠塡屋誰爲守之皆不報。李三才字道甫順天通州人

辛丑 二十九年夏五月罷山西廵撫魏允貞

中官張忠孫朝先後領山西礦稅誅求百方允貞每事裁抑疏暴其罪朝怒劾允貞抗命沮撓帝留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于部院將加譴責吏部尚書李戴都御史溫純字景文三原人力爭允貞賢請下允貞疏平議帝並留中山西軍民數千詣闕爲允貞訟寃言官亦連章論救帝置不問允貞父年九十餘乃乞歸侍養廷議以稅使害

民。非允貞不能制。固留之。允貞請益力。始聽歸。未幾卒。

晉人立祠祀之。

旱。

畿輔山東河南赤地數千里。

六月。法司請熱審。不報。

嗣後數年每請。皆不報。獄囚人繫。多死。

秋八月。復以李成梁鎮遼東。

成梁去遼十年之間。更易八帥。邊備益弛。會總兵馬林獲罪。沈一貫言成梁雖老。尚堪將兵。乃命再鎮遼東。年已七十六矣。時土蠻特長妥及巴圖。舊作把土。今改。已死。寇掠漸稀。而開原廣寧復設馬木二市。先是。泰寧朶顏扶餘諸部。屢犯邊。後朶顏

小岱青悔禍欵塞請開木市于義州二十三年遼東巡撫李化龍疏言木市五利廷議從之未幾遂罷并罷馬市小岱青復爲寇至是以梁力請復之後以爲常 按扶餘舊作福餘小岱青舊作小歹青今並改後倣此

諸部就市賞利爭就款以故成梁再鎮八年遼左少事

九月趙志皋卒諡文懿

志皋柔弱頗爲朝士所輕日本封貢志皋與石星相應和星敗劾星者必及志皋志皋乞休疏八十餘上俱不許在告四年卒于邸舍志皋才氣不如沈一貫張位而醇謹過之時帝益怠荒章疏沉閣官僚曠闕志皋亦頗論諫特以石星之敗物議叢焉

以前禮部尚書沈鯉朱賡字少欽浙江山陰人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鯉素鯁亮前在禮部持典禮多所建白申時行銜鯉不

附己。深忌之。一日鯉請告。時行遽擬旨放歸。帝曰。沈尚書好官。奈何使去。傳旨諭留。帝有意大用鯉。微言沈尚書不曉人意。內豎密告鯉。鯉拒之曰。禁中語非所敢聞。卒引疾歸。賡充講官時。宮中方興土木治苑囿。賡因講宋史。極言花石綱之害。帝爲悚然。累遷禮部尚書。遭繼母喪去。至是。趙志皐卒。沈一貫請增置閣臣。帝素慮大臣植黨。欲用林居及久廢者。遂詔鯉與賡以原官入閣。參預機務。

冬。十月。立子常洛爲皇太子。

時太子年二十。羣臣屢請冊立冠婚並行。沈一貫草敕請下禮官具儀。而廷議有欲先冠婚後冊立者。一貫不

設誓緘合已是溺惑失情然猶事理有所至云封識宛然而書紙爲蟲蝕盡不知玉合尙緘蟲從何入尤屬傅會可笑緣當時在廷爭儲叫呶皆居奇貨其討幸而得售遂爾矯語神奇史家無識遂復傳之且以爲足資法戒之助失逾遠矣

可。曰。不正名而苟成事。是降儲君爲諸王也。帝意亦悟。命即日舉行。既而復令改期。一貫封還諭旨。力爭。乃立常洛爲皇太子。初。儲位未定。鄭貴妃要帝至大高元殿謁神設密誓。立其子爲太子。帝因書一紙。緘玉合中。賜妃爲符契。後廷臣爭之。彊慈聖太后復堅持立長。而妃又忽失寵。于是皇長子遂得立爲太子。帝遣人取玉合。封識宛然。發合。蠹蝕書盡矣。帝悚然異之。同日封諸子常洵福王。後之藩洛陽。常浩瑞王。後之藩漢中。常潤與常瀛並李貴妃出。惠王。後之藩荊州。常瀛桂王。後之藩衡州。

神宗信用閹人礦稅之擾
蔓延海內雖盈廷籲請者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二

明

神宗皇帝

壬寅萬歷三十年春二月。帝不豫。召大學士沈一貫具詔除弊政。翼日。帝瘳。寢前詔。

皇太子婚禮甫畢。帝忽有疾。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俄獨命一貫入啓祥宮後殿西煖閣。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東。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于前。一貫叩頭起居畢。帝命之前。諭曰。朕病篤矣。礦稅事。朕因宮殿未竣。權宜採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內監。皆令還京。法司釋久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

咸復其官。言已。就臥。一貫尋叩頭出擬旨以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具如帝語。一貫者。諸大臣期即奉行。翼日。帝疾瘳。悔之。遣中使二十輩至閣。追取前諭。一貫不能持。惶遽繳入。時司禮太監王義方在帝前。力爭曰。王言何可反汗。帝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請者日相繼。皆不聽。

閏月。河州黃河竭。

癸卯 三十一年。春正月。營兩宮。

詔戶兵工三部覈軍實。

閹閣外會搆渙而召見閣臣盡除弊政不可謂非轉移之機沈一貫既承此旨正宜迅下所司以期廣德音而甦民困何乃濡遲觀望踰日尚未奉行致神宗得以追寢成命眞全不以國事爲心者且消唾詞曾若輩之不如顧既不能力持于始其後復借星變爲由屢請罷撤陰爲阿順取容而陽以讜言弋譽究之欲蓋彌彰耳

楚宗事陵昧難明當時之號爲正人者大抵皆右假王之說究亦未有確憑而其難端則始于汪若泉之啓訐若泉爲恭王密戚所

時內府所供寖多。戶部困不能支。九邊額軍八十六萬有奇。將弁率以空名支餉。且多尅減。邊兵屢譁。帝急命戶。兵。二部鈎考軍實。卒不能振刷也。

夏。四月丁亥朔日食。

是日當享太廟。禮部侍郎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言禮當祭而日食。牲未殺則廢。朔旦宜救日。詰朝享廟。從之。

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黜楚中尉華越爲庶人。

初。楚恭王（名英㸌顯榕次子。）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壁。或曰。內官郭綸取他人子養之。（言華奎乃恭王妃兄王如言子。華壁乃妃族人王如綍奴王玉子。）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事下撫按王妃持甚

言或果有見聞或妄生覬覦皆不可知彼時若即窮究根源庶可辨其眞偽及事隔數十年華越復以挾嫌訐訟尤不可不明勘虛實以破疑竇而息羣囂乃沈一貫獨執宜訪不宜勘之言委之撫按仍歸顢頇了事適足昭疑謗之口于是閣臣禮臣互相袒護攻擊紛如日以報復相尋轉置楚宗曲直于不問朝局之壞蓋至是時而極矣

堅得寢。帝八年。華奎嗣爵。華壁亦封宣化王。宗人華越者。素彊禦忤王。及是遣人訐華奎異姓子。不當亂宗。沈一貫納華奎重賄。屬通政使格其疏不上。月餘。華奎劾華越疏至。乃上之。事下禮部。署尚書事郭正域。楚人也。頗知假王事。請勘虛實以定罪案。一貫右華奎。言親王不當勘。但宜體訪。正域以事關宗室。不聽。華奎懼。奉百金為正域壽。且屬毋竟楚事。當酬萬金。正域嚴拒之。已而撫按行勘。皆言無左驗。而華越妻乃王如言女。持偽王說甚堅。廷議令覆勘。詔公卿集議于西闕門。議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李廷機以禮部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正域欲盡錄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撮

其要以上。一貫遂嗾御史康丕揚濟南陵縣人。等。劾禮部壅閼羣議。不以實聞。正域亦發一貫匿疏沮勘。及華奎饋遺事中旨以楚王襲封已二十餘年。何至今始發。且夫訐妻証。不足憑據。遂坐華越等誣奏。降庶人。錮之鳳陽。明年。華奎獻萬金助工。經漢陽。宗人蘊其輸賄。遮奪之。巡撫趙可懷屬有司捕治。宗人方恨可懷治楚獄不平。持兵哭入撫署。擊殺可懷。于是逮捕諸宗人。置重典者六人。禁錮閑住者四十五人。

秋。七月。京師大雨雹。

八月。禮部侍郎郭正域罷。

正域初右華越。積忤沈一貫。給事中錢夢皐富順人。遂希一貫指。劾正域陷害親藩。楊應文無錫人。又言。正域父懋嘗笞辱于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疏辨。言恭王卒于隆

慶時。臣父方以舉人任知州。何由被笞。留中不報。因乞休去。已而華奎亦奏劾正域。略如應文言。且訐其不法數事。請褫正域官。詔下部院集議。李廷機謂正域已去。可無苛求。給事中張問達（字德允。涇陽人。）言。藩王欲進退大臣。不可訓。乃不罪正域。而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訐以聞。皆無狀。

冬十一月。獲妖書。

先是。刑部侍郎呂坤（字叔簡。寧陵人。）嘗撰閨範圖說。太監陳矩（安肅人。）購入禁中。帝以賜鄭貴妃。妃重刻之。二十六年。秋。或撰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其文託朱東吉為問答。東吉者。東朝也。其名憂危。以呂坤嘗有憂危一疏。因借其名以諷。）言坤書首載漢明德馬后。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須妃。而妃之刊刻。實藉此為奪嫡地

妃兄國泰。以給事中戴士衡（字章尹。莆田人。）嘗糾坤。全椒知縣樊玉衡（字以齊。黃岡人。）並糾貴妃。疑出自二人手。言于帝。帝重謫二人。事遂寢。至是。續憂危竑議復出。朱賡于寓門外獲之。其詞假鄭福成爲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略言帝立東宮。出于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其用朱賡爲內閣者。以賡更同音。寓更易之意。詞極詭妄。時皆謂之妖書。帝大怒。勅有司大索奸人。沈一貫以楚宗事銜郭正域。又惡沈鯉相逼。（初。鯉將入閣。一貫以士心夙附鯉。深忌之。欲諷鯉辭召命。乃貽書李三才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歸德。鯉邑名。三才答書。言鯉忠實無他腸。勸一貫同心。一貫并憾三才。）欲因是傾之。給事中錢夢皐直指爲正域。鯉所造。遂發卒圍正域舟于楊村。（在順天府武清縣東南。）捕僕

隷乳媪十餘人。御史康丕揚先後攝正域所善醫人沈令譽僧達觀等雜治之。竟無所得。最後錦衣衛獲順天生員皦生光。生光性險賊。多脇取人財。又嘗爲妖詩傾戚里。生光嘗僞作富商包繼志詩。有鄭主乘黃屋之句。以脅鄭國泰。及繼志金。疑書出其手。遂下獄。拷訊。夢皐丕揚。令引正域。生光仰面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久之。獄不能具。會皇太子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爲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而陳矩提督東廠。屢會法司拷訊。心念獄無主名。帝必怒甚。恐輾轉攀累無已。遂與法司歸獄生光。磔之。釋諸波及者。正域始得歸。正域博通載籍。有經濟大畧。自守介然。人望歸之。方獄急時。邏卒圍鯉舍。及正域舟。鈴柝達旦。又聲言正域且逮。迫使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

當伏尸都市。安能自屏野外。歸十年卒。

致仕東閣大學士王家屏卒。諡文端。

家屏歸後八年。儲位始定。遣官齎勅存問。及是卒。贈少保。家屏在閣。每議事。秉政持法。與同列不亢不隨。李獻可之謫。家屏求去甚力。或勸少需。家屏曰。人君惟所欲爲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刑誅。庶有濟耳。遂懇請得歸。

甲辰三十二年。夏四月。辛巳朔。日食。

開濬泇河成。泇有東西二河。注已見前。今運河上自山東滕縣。下至江南邳州。統謂之泇河。

泇河界滕嶧閒。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總河侍郎翁大立首議開濬。事具前。已都御史傅希摯復言之。朝廷數遣官行勘。迄無成畫。其後尚書舒應龍創鑿韓莊在嶧縣微山湖東。今有閘。以引湖水。微山湖之水。劉東星又開良城在邳州北。漢置良成縣。晉

改良城唐省。侯莊。在韓莊東。今爲侯遷閘。以試行運。時漕舟行泇河者十之三。工皆中輟。東星卒官。役遂止。至是侍郎李化龍與淮揚巡撫李三才。循東星舊跡修之。由直河在邳州東。蒙沂諸山之水所滙。入泇口在邳州西北。抵夏鎮。凡二百六十里。避黃河呂梁之險。會化龍憂去。侍郎曹時聘獲鹿人。終其事。由是泇河遂爲漕道永利。

五月。雷火焚長陵明樓。

帝以陵災下詔咨實政。大學士沈鯉請除礦稅。屬沈一貫朱賡各爲一疏。俟時上之。一日大雨。鯉曰。可矣。一貫等問故。鯉曰。帝惡言礦稅事。疏入多不視。今吾輩冒雨素服詣文華奏之。上訝而取閱。亦一機也。一貫等從其言。帝得疏。疑必有急事。啓視。果爲心動。戸部尚書趙世

是時陳言屢黜幾不惜指斥詆諆神宗一切漠然置之既難期納牖之明並不見攖鱗之怒沈鯉等乃欲藉素服祈雨覬其一爲動心見亦疎矣觀於因災革除之詔災變輒復追還遇災責實政之修災過依

然不省其因循莫振誠非一朝夕之故而猶欲以口舌力爭如石投水庸有冀乎

卿。字象賢歷城人。亦上疏力請。言今日實政孰有切于罷礦稅者。古明王不貴異物。今也取悖入之財。斂蒼生之怨。節儉之謂何。是爲君德計不可不罷者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將誨盜。鹿臺鉅橋。必致倒戈之禍。是爲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者國家無事。則預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安有鑿四海之山。權三家之市。操弓挾矢。狀及良民。燬室踰垣。禍延雞犬。經十數年而不休者。是爲國體計不可不罷者三。貂璫漁獵。翼虎魚然。毀掘塚墓。則枯骨蒙殃。奸虐子女。而良家飲恨。人與爲怨。讙諜屢聞。是爲民困計不可不罷者四。國家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今盡括入奸人之室。故督逋租而逋租紬稽。關稅而關稅虧。搜庫藏而庫藏絕。課鹽筴而鹽筴薄。徵贖鍰而贖鍰消。外府一空。司農若掃。是爲國課計不可不罷者五。天子之令。信如四時。三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復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命委草莽。是爲詔令計不可不罷者六。陛下試思服食宮室。以至營造征討。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無負于國。乃民方懽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勞。而陛下不少慰其勞。民方竭蹶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不少恤其難。反之于心。必有不自安者。今天譴頻仍。變不虛生。故欲回天意。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

溫純淸白自持奉職固稱

罷礦稅無煩再計而決也帝優荅之然不爲罷

六月太白晝見

沈一貫等以災異疊見疏請罷礦稅出繫囚補缺員發臣下章奏帝荅以修省實政俟次第舉行一貫等又言俟之爲言有何底極臣等非不欲俟而天下危亂恐有不能俟者帝不省

秋七月大雨水

乙巳三十三年夏五月雷震郊壇

鳳陽大風雨毀陵廟

左都御史溫純罷

純淸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當妖書事起力爲

無忝即共為沈郭辨明誣枉亦人心公道所存至於楚宗倡亂敢於持兵入署擊殺封疆大臣實與叛逆無異逮治俾正厥辜實不為枉乃純轉力明其無反狀未免縱惡失刑其後孫慎行復襲前說請釋諸宗當時亦豈共韙其議總由諸人深嫉一貫凡所措置必欲一切力矯之是皆朋黨偏見固結於中竟不以朝廷專理曲直為念耳

沈鯉。郭正域。辨誣。又楚宗人殺撫臣。純言無反狀。積忤沈一貫。時大計京朝官。純與吏部侍郎楊時喬（字宜遷。上饒人。）主之。一貫所欲庇者。鍾兆斗（海鹽人。）錢夢皐等。皆在謫中。一貫怒。言于帝。降旨切責純。察疏亦不下。盡留被察科道官。純力求去。夢皐等遂連章訐純楚事。誣以納賄。給事中陳嘉訓（鄱陽人。）極論夢皐兆斗朋比為奸。請聽純歸。以全大臣之體。帝予純致仕。夢皐兆斗亦罷歸。一貫請留察疏。主事劉元珍。龐時雍。御史朱吾弼等力爭之。謂二百年來。計典疏無留者。時南京察疏亦留中。後廼從眾議始下。（劉元珍。字伯先。無錫人。龐時雍。汝上人。朱吾弼。字諧卿。高安人。）

秋。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濬朱旺口。（在碭山縣西。）

前年河決豐縣單縣決口亦潰魚臺濟寧間平地成湖。河臣李化龍上言。自泇河旣成山東南直間河不能為運河害。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沼。決曹則曹魚。及豐沛徐邳魚碭。皆命懸一線。隄防宜急。會化龍憂去。曹時聘代。至是。時聘大濬朱旺口。凡役夫五十萬。六閱月工竣。自朱旺達小浮橋延袤百七十里。渠廣隄厚。河歸故道。

十一月。皇長孫由校生。即熹宗。

選侍明制。太子女侍有淑女選侍才人等名號。王氏順天人。所生。

十二月。詔罷天下開礦。以稅務歸有司。中使仍留不撤。

自礦稅使設。廷臣諫者。不下百餘。悉寢不報。自二十五

年至是年諸璫所進礦銀幾三百萬兩金珠寶玩貂皮名馬雜然進奉帝以爲能會長至日沈一貫在告沈鯉朱賡謁賀仁德門帝賜食司禮監陳矩侍鯉因極陳礦稅害民狀且言礦使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氣盡矣恐于聖躬不利矩乃具爲帝道之帝悚然遣矩咨鯉所以補救者鯉言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爲首肯一貫慮鯉獨收其功急草疏上帝不懌復止踰月始下停礦之命以稅務歸有司歲輸所入之半于內府半戶工二部然中使不撤吏民尤苦之其害遂終帝世

丙午 三十四年春二月雲南指揮賀世勳等殺稅監楊榮

雲南孟密土司有寶井正德以後多以內臣掌之及榮

領稅使妄奏井多睛綠珍瑰之屬可歲益數十萬帝特賜之專勑而榮所進不得什一會緬賊侵蠻莫其執詞以奉稅使令令殺宣撫思正以開道路正奔騰越緬人追之有司不得已殺正以謝賊乃退既而榮又請麗江土知府本越析詔地明設土府今改流官木增獻地聽開採巡按御史宋興祖入中江言太祖令木氏世守茲土限石門關名在府西北以絶西域守鐵橋亦在府西北以斷土蕃奈何自撤藩蔽生遠人心不報榮由是恃寵益橫夷漢居民恨入骨相率燔稅廠殺委官榮猶兆悛恣行毒虐杖斃數千人至是以求馬不獲縶指揮使賀瑞鳳且言將盡捕六衛官于是世勳等率寃民萬人焚榮第殺之并殺其黨二百餘人事聞帝爲不食者數日欲逮問守土官閣臣沈鯉揭爭

且密囑太監陳矩剖陳。帝乃止。誅首寃世勳等。時高淮徵稅遼東。時時出塞射獵。發黃票龍旗。走朝鮮索冠珠貂馬。數與邊將爭功。山海關內外。咸被其毒。于是前屯衛軍。盡甲而譟。誓食淮肉。未幾錦州松山軍復變。淮所遣承差吳守孝自剄死。淮懼內奔。閣臣朱賡言。未踰月而遼境四亂。皆淮所致。饑軍合叛衆。臣不知遼事之終矣。不報。

夏。六月。畿內蝗。

秋。七月。沈一貫。沈鯉。罷。

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字伯輔。沁水人。交章詆一貫奸貪。一貫憤求去。帝爲黜嘉訓。奪居相俸。而允一貫歸。一貫數與沈鯉忤。懼去後鯉爲已憂。因密傾之。帝亦嫌鯉方鯁。會鯉同時乞休。遂並命致仕。而一貫獨得溫旨焉。一貫當國。枝拄清議。好同惡異。與前後諸臣畧同。而楚宗妖書京察三事。獨犯不韙。論者醜之。歸後言者追劾之不

止。及卒。贈太傅。謚文恭。鯉在政府。秉政不阿。以壓于一貫。志不盡行。罷相命下。舉朝駭愕。及抵家。猶極陳怠政之弊。以明作進規。卒。贈太師。謚文端。

冬。十二月。棄六堡。

初。六堡既築。生聚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戶。至是。李成梁以地孤懸難守。與總督蹇達（重慶人。）巡撫趙楫（大興人。）建議棄之。盡徙居民于內地。居民戀家室。或不從。則以大軍驅迫之。死者狼籍。給事中宋一韓（陳州衛人。）力言棄地非策。御史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人。）亦以為言。帝卒用成梁議。自是遼左藩籬盡撤。

丁未。三十五年。夏四月。伊勒敦達春（舊作銀定。今改。後仿此。）犯涼州。官軍擊破之。

時松山既復寇復據賀蘭山結青海諸部寇鈔不已伊勒敦達春尤桀驁三十三年連營犯鎮番（注見前。）總兵官達雲與副將柴國柱（西寧衛人。）擊之寇大敗去未幾青海寇復大入將士分道遮擊生擒其長沙喇（舊作沙賴今改。）餘敗走至是伊勒敦達春復連兵犯涼州雲與國柱及副總兵官秉忠（榆林衛人。）逆戰大破之寇屢被挫悉去

五月以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字進卿福清人。）俱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內閣惟朱賡在帝命增置閣臣廷推慎行廷機向高三人遂用之并召還王錫爵三辭不允時言官方厲鋒氣錫爵進密揭力詆中有上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

之如禽鳥之音等語言官聞之大憤交章論劾錫爵閹門養重竟辭不赴。又三年。錫爵卒于家。贈太保。謚文肅。

秋。八月彗星見。

冬。十一月于慎行卒。謚文定。

慎行明習典制爲禮部尚書諸大禮多所裁定以請建儲忤帝意家居十餘年召掌詹事不至入閣命下再疏辭不允至京十有三日而卒。慎行學有原委貫穿百家在詞館中以慎行及馮琦文學爲一時冠。馮琦字用韞臨朐人。

十二月。蠻陷武定。元羅婺部後改武定路明置武定軍民府今爲府屬雲南。

武定自洪武十四年以女土官商勝首先歸附詔設土知府。即以勝署府事至正德初武定阿英以賄通劉瑾

得襲知府。改姓鳳氏。嘉靖中。以武定屢叛。土舍鳳朝文與尋甸土舍安銓。合兵爲亂。官軍討誅之。未幾。鳳繼祖本他姓子。冒鳳氏宗。謀嗣職。遂發兵圍府。刦掠州縣。屢敗官軍。會鎭撫官督諸道兵並進。繼祖奔東川婦家。賊帥者色斬之以獻。尋甸。元德仁府。明改尋甸。今爲州。屬曲靖府。東川。注見前。乃改設流官。授鳳歷子思堯爲經歷。歷以思堯不得知府。怨望。復謀作亂。被擒誅死。鳳氏土職盡絕。至是鳳阿克。繼祖之孫。與賊黨鄭舉等。阿克徙居金沙江。有馬頭四十八人。而鄭舉稱首。慓悍多力。富于財。知府陳典收禁之。舉以兼金置魚腹中饋典。獲免。已復收之。如是者再四。舉惡其無厭。乃誘阿克作亂。陰結會川。注見前。諸蠻。攻陷武定。大肆刦掠。連破元謀。元縣。今屬武定府。羅次。元州。後改縣。今屬雲南府。諸城。索府印。會知府攜印會城。不能得。乃刦推官直抵會城。請冠帶印信。鎭撫以徵兵未集。遣人以府印授之。賊退入武定。立阿

克爲知府。

戊申三十六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飭邊備。

是時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我

大清。薊遼總督蹇達疏陳東方隱憂宜早爲備廷臣請亟罷礦稅以安人心。不省。尋命守臣嚴備邊。

夏六月。李成梁罷

成梁始鎮遼東銳意封拜。師出必捷。威鎮絕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盡列崇階。成梁弟成材參將。子如松。如柏。如楨。如樟。如梅。皆總兵官。如梓。如梧。如桂。如楠。亦皆至參將。僕隷無不榮顯。貴極而驕。奢侈無度。軍貲馬價鹽課市賞。歲乾沒不貲。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

已。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爲之左右。其戰功率在塞外。易爲緣飾。若敵入內地。則以堅壁清野爲辭。擁兵觀望。甚或掩敗爲功。殺良民冒級。閣部共爲蒙蔽。以故物議沸騰。後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相繼謝政。成梁失內主。遂以去位。其所藉健兒李平胡孫守廉輩。皆富貴擁專城。暮氣難振。又轉相掊克。士馬爲之消耗。及成梁再鎮遼。又議棄六堡。爲言者論劾。帝素眷成梁不之罪。及是罷。久之卒。年九十。

秋九月。武定賊平。

鳳阿克既自立爲知府。益結賊徒。四出焚掠。所至殘滅。巡撫陳用賓總兵沐叡俱以失事下獄論死。時尋甸土

目揚禮亦結火頭者色及土婦海冲為亂攻破嵩明見注前吏目韋宗孝學正龍旌死之官吏多為賊殺御史周懋相急調霑益注見前等處土兵擊之屢戰皆捷及是鎮撫官分五路兵進勦鄭舉等方西破祿豐元縣今屬雲南府知縣蘇夢暘力戰死聞諸路兵已大集舉與阿克遂奔東川官軍追及之土司祿哲縛阿克鄭舉以獻而參政楊俊臣亦擊敗海冲副使羅希益復擊斬楊禮于是武定及元謀羅次嵩明祿豐等州縣皆復械阿克等至京師磔于市乃悉置流官

冬十一月朱賡卒諡文懿

賡醇謹無大過與沈一貫同鄉相比暱給事中姚文蔚

錢塘以故蒙訴病當一貫沈鯉去位時賡年已七十有八。二。獨當國政時朝事日弛中外解體賡疏揭月數上請帝更新庶政帝雖優答之而終不能行至是卒于官贈太保。

十二月。朶顏寇薊州。京師戒嚴。

朶顏長安之子賚雲丹。舊作賴暈歹。狡黠為邊患。與其從父莽吉爾舊作蟒金今並改。潛入薊鎮大掠河流口。參將馬棟等不能禦。時援師所過居民望見火光驚為敵至。逃入京師者日數萬。九門盡閉。兵部尚書李化龍請以三十萬金補薊鎮缺餉。并修守備之具。而度支告匱。戶部請暫借內庫礦稅銀。限以歲月補還。帝難之。命發太僕寺馬

價十萬。戶部銀十萬。畀之。軍情稍定。敵以有備引去。

己酉三十七年。春三月。恭圖陷大勝堡。在錦州府錦縣北。

先是。衆顏結黃台吉。謀犯喜峰口。總兵官杜松字來清。崑山人。受總督王象乾字子廓。濟南新城人。指。潛搗黃台吉帳。以牽薊寇。乃從寧遠中左所。夜馳恭圖營。掩殺百餘人。以大捷聞。兵備副使馬拯謂彼無故被勦。必復仇。事且叵測。至是。果以五千人攻大勝堡。執守將耿尚仁。支解之。殺掠幾盡。復深入小凌河注見前。二十二里。官軍禦之。大敗。時杜松駐大凌河。在錦縣東。源出喀喇沁威蘇圖山。下流至鮎魚塘入海。不敢救。遼人多咎松。部議亦以釁由杜松。令戴罪自効。松恚甚。言撫按諸臣附會馬拯。害其奇功。乃自提兵出塞。將搗巢以

神宗怠政偷安已漸成痿痺結習至百司章疏盡束之高閣度置不觀遂致羣口紛呶肆無忌憚留中一節實爲秕政之尤葉向高不力請隨事批答以期戒曠廢而勵精勤僅欲爲言路評其曲直已非正本清源之見乃并此不能行使樹黨者益相持不已甚且以飛章一劾削遣人圍守其家廹之使去目中全無國憲朝廷亦若罔聞知尙成何世宙耶

雪前恥。而所得止五級。士馬多陷沒。松益慚。盡焚鎧仗。罷兵事不問。乃勒還籍。

葉向高請發言官章疏。不報。

時言路互相詆訐。帝心厭之。章悉留中。御史鄭繼芳。臨山人。力攻給事中王元翰字伯舉寧州人。貪婪不法。元翰亦疏詆繼芳。左右二人者。復相角不已。向高請盡下諸疏。敕部院大臣評曲直。罷其論議顛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不報。諸臣既無所見曲直。益樹黨相攻。繼芳劾元翰奸贓。圍守元翰家。元翰憤甚。乃盡出篋笥。舁置國門。縱吏士簡括。慟哭辭朝而去。吏部坐元翰擅離職守。謫其官。

庚戌三十八年。夏四月。正陽門災。

時京師久旱。正陽門樓火。給事中周曰庠臨川人。疏言。正

陽城樓與正殿相對、義取當陽。自萬歷二十年來、大小臣工。莫見聖容。朝夕左右、不過宦官。精明強毅之心。日蝕月消。而人材邪正。政事得失。都置膜外。昔年宮殿災。業已示譴。迄今十餘年。玩愒如初。所謂恭已正南面者。杳無時日。則何取于正陽之名爲哉。願稍振刷。勤庶政。親百姓。疏入不報。

冬。十一月。壬寅朔。日食。

禮部右侍郎翁正春（字兆震。侯官人。）言。前兩歲食四月朔。純陽之月也。今食十一月朔。陽生之月也。豈非陽德有虧。是以上天譴告如此。日之食與更在一時。而皇上之寢與行。祗在一念。誠翻然轉移。太平盛業。將綿萬世。疏入不

李三才本一賂遺結納之人矯飾沽名其心豈誠傾折東林者特深覬一時清流聲譽因借疏素小廉交歡講社以圖內可把持朝局外堪標榜士林耳若高顧諸人用理學之名偶盟壇坫甚至輔臣臺諫莫不筆牘公行況如李三才久以幹略推重封疆未始不欲藉其聲勢資為攀援此其當日彼此託契之由非

報

辛亥三十九年春二月巡撫鳳陽都御史李三才罷

三才在淮久以淩折稅監得民心山東稅監陳增兼領徐州數窘辱長吏獨三才以氣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惡者嘗密令死囚引為增黨輒捕殺之增為奪氣歙人程守訓以貲官中書為增參隨縱橫自恣三才劾治之得贓數十萬增懼為已累亦收獲守訓違禁珍寶聞于朝論死遠近大快屢加至戶部尚書然頗通賂遺結納遍海內輔臣缺建議者請參用外僚意在三才由是忌者日衆工部郎中邵輔忠定海人劾其貪偽險橫御史徐兆魁東莞人喬應甲猗氏人給事中王紹徽咸寧人等十餘人繼之胡忻泰州人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等交章論救朝端聚訟數月未已顧憲成方講學東林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盛稱三才廉直三才與憲成深

慮論所能推見至隱考卒之弊深禍亟糜爛爲期蓋緣士氣日乖則人心日瞀而國運亦日衰可知勢會所趨卽諸黨人亦難自主可勝歎哉

相結。嘗請增大僚。選科道。錄遺佚。因言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途。遂永棄不收。要之于陛下無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錮諸臣。復假忤主之名以文已過。負國負君。罪莫大此。意爲憲成發也。三才用財如流水。嘗宴憲成。止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昨偶乏。卽寥寥。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

御史吳亮。武進人。中行子。素善三才。以憲成書附傳邸報中。由是議者益譁。三才力請罷去。疏至十五上。不得命。遂自引歸。帝亦不罪也。三才才大而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既家居。忌者慮其復用。御史劉光復劾其盜皇木營建私第。至二十二萬。又侵奪官廠爲園囿。且言與于玉立遙執相權。意所欲用。銓部輒爲推舉。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徵儀等。亦相繼論劾。三才憤甚。請諸臣會勘。乃詔徵儀偕給事中吳亮嗣往。未幾。光復坐事下獄。三才請釋之。而復力爲東林辨白。言東林者。顧憲成講學之所。從之遊者。如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岳元聲。薛敷教等。並束身厲名行。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成陷穽。如鄒元標。趙南星等。被以此名。卽力阻其進。所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繼偕諸人耳。人才邪正。實國祚攸關。疏入。衆益恨之。亮嗣既往勘。久

宣崑齊楚結黨紛紜日以抨擊異同爲事甚至京察鉅典亦任若輩競起把持而言路一攻廷臣即聞而引去自昔門戶之患未有甚于是時者總由神宗耽習晏安章奏悉置之不問遂使黨勢益熾國脈濅傷明祚之旋即顚覆其故雖非一端而人心世俗之壞

之無所得。第如光復言還報。遂落三才職爲民。方三才之罷。攻之者。邵輔忠。徐兆魁。喬應甲等。後皆附魏忠賢。名麗逆案。而推轂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輩。皆表表爲時名臣。故世以三才爲賢。劉光復。青陽人。于玉立。字中甫。金壇人。劉文炳。寧晉人。李徵儀。廣德州人。吳亮嗣。廣濟人。姜士昌。字仲文。丹陽人。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史繼偕。晉江人。

三月。大計京官。祭酒湯賓尹字嘉賓。宣城人。等降黜有差。

時廷臣黨勢日盛。賓尹與諭德顧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崑黨。皆以賓尹。天埈所居縣目之也。而言路又有齊楚浙三黨。自帝倦勤。內外章奏。悉留中不發。惟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以故臺諫之勢。積重不返。齊則亓詩敎萊蕪人。周永春金鄉人。韓浚淄川人。張延登鄒平人。爲之魁。而燕人趙興邦高邑人。輩附之。楚則官應震黃岡人。吳亮嗣。田生金麻城人。爲之魁。而蜀人田一

賓尹所沈錮所由也

湯賓尹越房搜卷拔取私人致十七人尤而效之彼此抵換毫無忌憚科場之弊已極王圖身爲主司甘心爲賓尹所用吳道南職在知貢舉聞既確輒復自

甲。忠州人。徐紹吉。保寧衛人。輩附之。浙則姚宗文。慈谿人。劉廷元。平湖人。爲之魁。而商周祚。會稽人。毛一鷺。遂安人。過庭訓。平湖人。等附之。與賓尹天埈聲勢相倚。並以攻東林排異己爲事。創大東小東之說。曰東宮爲大東。東林爲小東。一人稍異議。輒羣起逐之。大僚非其黨不得安于其位。天下號爲當關虎豹。是年。當大計京官。惡東林者設詞以惑吏部尚書孫丕揚。令發單咨是非。將陰爲鉤黨計。侍郎王圖字則之。耀州人。急言于丕揚止之。羣小大恨。圖先典庚戌會試。賓尹以庶子爲分校官。嘗越房取其私人韓敬字求仲。歸安人。爲第一。敬受業賓尹。及會試。敬卷爲他考官所棄。賓尹搜得之。與各房互換閱卷。凡十八人。彊圖錄敬爲第一。知貢舉侍郎吳道南字會甫。崇仁人。欲劾之未果。至是賓尹已爲祭酒。而圖方掌翰林院。祭酒京察例由掌院注

寢閣疏章皆顯戮之不容稍稽者乃以門戶依違罪名莫正僅藉一時察典薄罰去官厥後賓尹居鄉肆橫強奪士妻更恃熊廷弼爲之袒護雖有判蓑脅殺人媚人之劾亦不過調停了事朝綱何可問耶

考。賓尹恐被察。屬圖鄉人王紹徽爲之請。圖峻拒之。又御史金明時德清人。居官不職。慮見斥。會有爲浙江巡按鄭繼芳僞書。抵紹徽者。書有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脈斬斷。吾輩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耀州兄弟謂圖與其兄國。富平。即丕揚也。國時巡撫保定。圖爲侍郎。與丕揚俱秦人。故曰秦脈。蓋小人設爲挑激語。以害繼芳輩。而其書乃達之丕揚。丕揚不爲意。明時廉得之。明時疑書出選授御史徐縉芳晉江人等。時候命未下。乃先上疏。力攻圖。并詆縉芳。因及僞書事。圖與縉芳皆疏辨。朝端閧然。及注考。丕揚與侍郎蕭雲舉廣西宣化人。副都御史許宏綱東陽人。領其事。考功郎王宗賢清源人。都給事中曹于汴。御史湯兆京字伯閎。宜興人。喬允升佐之。兆京謂明時倡言要挾。逃察。丕揚特疏劾之。旨下議罪。而明時辨疏復犯

御諱。帝怒褫其職。其黨大譁。謂明時未嘗要挾。兆京祗以劾圖一疏。爲圖報復。于是主事秦聚奎漢陽人力攻丕揚等結黨欺君。丕揚因發聚奎前爲知縣時貪虐狀。劾罷之。而賓尹。天埈。御史劉國縉。及前給事中鍾兆斗。陳治則餘姚人。宋一韓。姚文蔚。御史康丕揚。徐大化會稽人。主事鄭振先武進人。張嘉言湘潭人。等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紹徽及其同官喬應甲于外。時察疏未下。黨人咸謂丕揚果以僞書故。斥紹徽國縉。且二人嘗攻李三才。王元翰。故爲修隙。議論洶洶。禮部主事丁元薦甫入朝。即抗章盡發宣崑構謀狀。于是黨人姚宗文等。爭擊元薦。爲僉明時訟冤。頗葉向高調護。至五月。察疏乃下。丁元薦字長孺。長興人。由是諸失意者。相繼攻丕揚及圖。至秋。圖遂引去。明年二月。丕揚亦拜疏歸。初。嘉隆以前。士大夫廉恥自重。以掛察典爲終身之玷。及帝之世。閣臣有所徇

底。間留一二。以撓部權。而羣臣水火之爭。莫甚于是年。及丁巳。黨局既成。互相報復。至國亡乃已。丁巳京察事。具後。

夏。六月。大水。

南北兩畿及湖廣皆大水。諸大吏請罷榷稅。以甦民命。不省。

秋九月。戶部尚書趙世卿。上疏去位。

世卿饒心計。在戶部酌劑贏縮。軍國賴焉。福王成婚。及公主下嫁。凡額外宣索。世卿俱力爭。楚王與宗人相訐。世卿嘗官楚府長史。言王非僞。與沈一貫合。遂爲廷臣所惡。論劾相繼。世卿上疏乞罷。出城俟命。踰年不報。乃乘柴車去。



壬子四十年夏五月甲午朔日食。

秋八月以刑部尚書趙煥字文光掖人兼吏部尚書。

時帝怠荒益甚。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曹署多空。內閣止葉向高。杜門已久。六卿惟煥一人。又兼署兵部。至是改署吏部。兵部尚書李化龍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戶。工。禮。三部。止各一人。都察院自溫純罷去。八年無正官。六科止數人。十三道皆以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十餘年不得代。督撫監司。亦屢闕不補。郡守缺什之五六。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給牒。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煥累疏乞除補。始除侍郎四人。既而考察命下。補科道

六十餘人。時稱盛事云。

九月。李廷機罷。

廷機性廉潔。然頗刻深。不諳大體。其在禮部。楚宗人華越以奏訐楚王。旣擬奪爵錮高墻。廷機援祖訓謀害親王例。議置之死。言路勢張。政府暨銓曹畏之。不敢出諸外。年例幾廢。主事聶雲翰論之。廷機希言路意。中雲翰察典。初入閣。廷臣爭論之。廷機累疏乞休。不允。杜門不出。待命踰年。乃屏居荒廟。人跡都絕。言者猶攻之不已。至是。疏已百二十餘上。不得命。竟歸。廷機繫閣籍六年。秉政止九月。無大過。言路以其與申時行。沈一貫密相比。故交章逐之。輔臣以齮齕受辱。屏棄積年而後去。前此未有也。歸四年卒。贈少保。謚文節。

癸丑 四十一年。春三月。加淮揚田賦。

時江上有倭警。需餉急。鳳陽巡撫陳薦。祁陽人。請加派銀

十五萬兩有奇。從之。

夏。六月。詔布色圖襲封順義王。

三十五年。順義王徹哩克死。孫布色圖應嗣。求婚于忠順夫人。忠順拒之。其所部薩納台吉（舊作素囊台吉。）及烏嚕台吉（舊作五路台吉。今並改。）等。各不相下。封號久未定。至是。布色圖始婚于忠順。東西諸部長皆具狀為請封。忠順夫人旋卒。詔封布色圖為順義王。然勢益衰。不復能力制諸部矣。（時布色圖所制。止山大二鎮外十二部。其部長烏嚕台吉薩納額森台吉等。兵力皆與順義埒。朝廷因宣大總督涂宗濬言。各與陞賞如例。涂宗濬。南昌人。額森台吉。舊作兀慎台吉。今改。）

秋。七月。兵部尚書孫瑋（字純玉。渭南人。）罷。

瑋素負時望。以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左都御史事。方

欲振肅風紀。而是時朋黨勢成。言路大橫。會御史孫居相。給事中孫振基。字肖岡。潼關衛人。再發湯賓尹科場事。賓尹以考察褫官。韓敬亦稱疾去。事三年矣。會進士鄒之麟。分校順天鄉試。所取童學顏有私。居相并賓尹事發之。旨下部院議。顧不及賓尹事。振基疏請並議。未得命。禮部侍郎翁正春。議黜學顏。謫之麟。亦不及賓尹等。振基謂議者庇之。上疏論劾。帝再下廷臣議。正春乃坐敬不謹落職。于是黨人亓詩教等。交章論列。并劾正春。紛呶不已。鄒之麟。武進人。而南畿巡按御史荆養喬。臨晉人。與提學御史熊廷弼復以賓尹鄉人事相訐。賓尹家居。嘗謀奪生員施天德妻爲妾。許訟。女投池死。諸生馮應祥。芮永縉輩。遂告于官。爲建祠以愧賓尹。後永縉又發諸生梅振祚。宣祚。朋姦事。廷弼素交歡賓尹。判牒云。此施湯故智。會有司報永縉及應祥行劣。廷弼杖之。永縉尋斃。養喬夙與廷弼牴牾。遂劾廷弼殺人媚人。疏上。徑自引歸。廷弼亦上疏辨。瑋議養喬鐫秩。廷弼解職聽勘。廷弼黨官應震吳亮嗣。遂連章攻瑋。而振基及諸給事御

史劾應震等植黨背公。南北臺諫議論方嚚。各有所左右。而帝竟如瑋言。令廷弼解職。吏部尚書趙煥。亦詩教鄉人也。惟詩教言是聽。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時熙（南昌人。）魏雲中（武鄉人。與時熙俱力攻賓尹廷弼者。）於外。不關都察院。瑋以失職求去。疏十餘上。始予告歸。

大水。

兩畿。河南。山東。湖廣。江西。廣西。俱大水。

八月。以方從哲（字仲涵。其先德清人。隸籍錦衣衛。）吳道南並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朱賡卒。李廷機罷。葉向高遂獨相。屢請增置閣臣。章百餘上。至是始命二臣入閣。時道南在籍。踰年乃至。故

事。廷臣受官。先面謝。始蒞任。帝久不視朝。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直。從哲爲言。帝令先蒞任。道南始視事。

九月。吏部尚書趙煥罷。

煥素有清望。于朝臣無所左右。顧雅不善東林。故諸黨人攻東林者。乘間入之。所舉措。往往不協清議。先後爲御史李若星。字紫垣。息縣人。給事中孫振基等所劾。煥遂乞罷。葉向高請諭煥起視事。向高言。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野者既賜環無期。在朝者復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甚非國家福也。臣願自今以後。共捐成心。憂國事。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聽之當事。使大臣得展布。而毋苦言官之掣肘。言官得發舒。而毋患當事之摧殘。天下事尚可爲也。煥乃出。既而御史湯兆京。以振基出外。不移咨都察院。守故事力爭。不得。投劾徑歸。其同官李邦華字孟闇。吉水人。周起元字仲

(先海澄人。)孫居相。及郎中賀烺。(丹陽人。)復交章劾煥擅權。帝為奪諸臣俸。貶烺官。以慰煥。煥請去益力。遂叩首闕前。出城待命。踰月。乃許乘傳歸。

(甲寅)四十二年。春二月。以鄭繼之(字伯孝。襄陽人。)為吏部尚書。繼之年八十餘。耄而憒。一聽楚黨意指。文選郎王大智(玉田人。)繼之所倚信。已而復任胡來朝。(贊皇人。)定制。科道外轉。必會都察院吏科協議。自趙煥始。及繼之。皆不令與聞。都給事中李瑾。(襄陵人。)抗章力爭。御史周起元等。亦引故事以言。瑾爭之尤彊。來朝不能難。乃嗾其黨羣起攻之。瑾疏三上。來朝亦三疏詆訐。詞頗窮。乃言年例協贊之旨。實秉國者調停兩祖。非可為制。乞改前令從事。帝

裂地以王諸子明祖弊政本不足法至神宗溺愛福

一無所處分。時給事中張國儒。已陪推京卿。法不當轉外。來朝以其巽巳。遂出之。繼之不能禁也。

慈聖皇太后李氏崩。謚孝定。

太后性嚴明。萬歷初政。保護之力居多。姜應麟以疏請建儲。被謫。太后聞之。弗善也。一日。帝入侍。太后問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內廷呼宮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宮人進。遂大怒曰。爾亦都人子。帝伏地不敢起。儲位由是定。福王之藩期屢易。鄭貴妃欲遲之明年。以祝太后誕為辭。太后曰。吾潞王亦可來上壽乎。貴妃乃不敢留。王未行而太后崩。

三月。福王常洵之國。

王及出就藩封營邸侈踰常制而且膏腴盈萬頃國用以乏治行裝適足啟其驕奢貪恣之漸迨後羣盜生心卒以象齒自焚不可謂非貽謀之不善至于之藩定期屢易不過神宗愛憐少子福王依戀庭闈而廷臣輒疑其逗遛意在奪儲交章敦促已為過當乃奸人亦從而效尤敢摭謬悠之說以逞其簧鼓甚且入皇城放礟實為法所難寬而刑臣不敢加誅閣臣請以靜處姑息養奸恬不為怪當時法令之弛尚可問乎

初福王婚費三十萬營洛陽邸第至二十八萬十倍常制又設官店于崇文門外以供福邸及府第成廷臣請王之藩者數十百奏不報四十一年春廷臣復交章力請帝以明春為期已忽傳旨莊田非四萬頃不行廷臣大駭葉向高因言莊田四萬頃必不能足今王之國且無日明旨又不信于天下矣且王疏引祖制而祖制無有是事曩惟世宗時景王有之景王久不之國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此何可效也帝報曰莊田自有成例且今大分已定何猜向高又言皇考時名位雖未正然講讀不輟情意自通今東宮輟講八年且不奉天顏久而福王一日兩見以故不能無疑惟堅守明春期而無以莊田藉口天下疑自釋會錦衣百戶王曰乾訐奏鄭貴妃內侍姜嚴山與奸人孔學及妖人王三詔等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欲擁立福王曰乾京師奸人與孔學趙宗舜趙聖等相訐告刑官獻未竟曰乾乃入皇城放礟上疏刑官大驚將擬以

死罪。日乾遂訐學等謀變。欲以害之。帝震怒。葉向高請帝以靜處之。因言日乾疏不宜發。宜留中。而別諭法司治諸奸人罪。且速定福王明春之國期。以息羣喙。帝納其言。尋又諭改期。向高封還手敕力諫。帝不得已從之。至是始令就藩。歷年稅使。礦使。所進珍奇羨悉以資之。賜莊田二萬頃。以廷臣言。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王又奏減去二萬。乞淮鹽數千引。開市洛陽。中州舊食河東鹽。以改食淮鹽。河東引遏不行。邊餉由此大絀。

釋楚宗幽禁諸人。

楚宗之獄。廷臣互有左右。歷數年。卒不得白。至是禮部侍郎孫慎行。字聞斯。武進人。力言。楚宗殺趙可懷。不得爲叛。乃

稱。太后遺詔釋之。

夏。六月。葬孝定皇后于昭陵。

秋。八月。禮部侍郎孫愼行罷。

愼行素講學東林。爲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諫。

時郊廟大享諸禮。帝二十餘年不躬親。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傅。瑞王年二十三。未婚。福府莊田取盈二萬。將之國。貴妃復請留王。愼行並力言之。韓敬科場議久不定。愼行特擬黜敬。黨人祖敬者追論湯賓尹越房取卷時。各分考俱效之。競相搜取。因欲十七人並罪。藉以寬敬。愼行乃集廷臣議。卒坐敬關節。而爲十七人昭雪。黨人益大恨。會疏上留中。于是過廷訓亓詩教等相繼攻之。愼行遂連疏引歸。時敬科場事。先後與敬爲難者。非出外即引去。而敬以黨人護持久之。僅謫行人司副。凡七年而事始竟。

葉向高罷。

向高以宿望居相位，每事執爭效忠，蓋帝心重之，而其言多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向高嘗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不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在廟堂之上也。帝不能用。向高復言：陛下欲用臣，則當行臣言。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臣留何益？又言：今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羣臣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帝俱不省。嘗臥疾，閣中無人，章奏就其家擬旨者一月。後堅臥不出，即家擬旨如前，論者以為非體。及主癸丑會試，章奏皆送闈中，尤為異事。累疏引退，輒優旨慰留。至是疏四十餘上，詞極哀，始允其去。

妄男子闖入禁門自有應坐之律風癲與否本無事深求自盈廷議論紛呶釀成疑案總由當時翊坤擅寵好名者輒欲以安儲自任遂爾遇事生風不知鄭妃果意存奪嫡則宮掖陰謀豈能防測何必介狂徒持梃公肆逆圖況太子深處慈慶又豈一擊之所能傷顧瞽言三年僅成孟浪之舉雖至愚不應出此下第其事固情理所必無乃舉國若狂妄生荆棘必待至尊臨軒剖晰東宮委曲求全君臣父子之間至以

乙卯四十三年。春。三月。丁未朔。日食。

夏。五月。畿內山東旱。

男子張差持梃入慈慶宮。伏誅。

太子居慈慶宮。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梃。入宮門。擊傷守門內侍。至殿前檐下被執。皇太子奏聞。帝命法司案問。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鞫奏。犯名張差。薊州人。口中呶呶。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癲。稽其貌實係黠猾。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宮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方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廷元既以風癲奏。刑部郎中胡士相（平湖人）等復訊。一如廷元指。言差收積薪草。為人所燒。氣憤赴朝聲冤。行至東華門遇一人。謂持梃入。可當冤狀。遂悞入東宮。按

文僞調停尚復成何事體雖由諸臣之好事生非亦可見璦儲之無益有損其流弊固無所不至耳

律當斬、加等立決、奏定未上。會提牢主事王之寀（字心一、朝邑人。）散飯獄中。私詰差、得其詞甚悉。差初不肯承、已云不敢說。之寀麾左右出、留二吏扶問之、始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不知姓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人輒打死、乃畀我棗木棍、導我由厚載門到宮、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遂被執。（老公、內侍通稱也。）之寀備揭其語、因侍郎張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瘋不狂、有心有膽、乞縛凶犯、勅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下、廷臣連章趣之、而郎中陸大受（字凝遠、武進人。）疏有奸戚二字、帝惡之、與之寀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言禍生肘腋、宜亟翦除、亦不報。庭訓遂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瘋始末。（言貴妃遣璫建佛寺、璫置陶造甓、居民多鬻薪獲利者、差賣田貿薪往市于璫、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訟于璫、被責、差產破、薪焚、不勝憤、故持梃欲告

御批于是原問諸臣據爲尸實遂以風癲二字爲定案越數日問達以員外郎陸夢龍字君啟會稽人言令十三司會鞫衆咸囁嚅夢龍獨詳訊之具得內監龐保劉成主使狀夢龍見差長身駢脅睨視傲語絕無風癲狀因呼紙筆命畫所從入路須臾圖成具供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且言二人與我金銀壺各一叅我已三年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喫有著有小爺者內監所稱皇太子者也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謀凡五人于是刑部行薊州道提差所供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質保成皆貴妃內侍中外籍籍語多侵國泰國泰懼出揭自白給事中何士晉字武莪宜興人直攻國泰且侵貴妃士晉疏言國泰若欲釋人疑惟明告貴妃主謀是大逆罪人非但貴妃不能庇即陛下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請令國泰自任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

起居悉屬國泰保護。稍有疎虞。罪卽坐之。則臣與在廷諸臣。亦願陛下保全國泰。無替恩禮。若國泰畏有連引。預熒惑聖聰。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使之遠遁。或陰殺張差。以冀滅口。則國泰罪不容誅矣。疏入。帝大怒。初奸人王曰乾上變言巫蠱事。辭已連成。至是復涉成。帝心動。諭貴妃善爲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帝令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請帝速具獄。毋株連。帝乃御慈寧宮。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孫雁行列左堦下。召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及文武諸臣入。責以離間父子。因執太子手謂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使朕有別意。何不早更置。御史劉光復跪于班後大言曰。皇上甚慈愛。太子甚仁孝。其意固將順也。帝不甚悉。詰問爲誰。中使以御史劉光復對。光復猶大言不止。帝令中涓縛之。著刑部重擬光復罪。因命內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曰。朕

諸孫俱已長成更何說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具言瘋癲之人宜速決并責諸臣言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論紛如爾等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帝復謂諸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復連聲重申之諸臣叩頭出遂磔差于市掠死成保禁中馬三道等皆議流其事遂止帝不見羣臣二十有五年矣至是特一出以釋羣疑且調劑貴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迹故于諸言者亦不遽罪也未幾士晉調外之案例籍大受奪官而夢龍獨免光復尋亦見釋

秋閏八月河套諸部犯延綏官軍禦之敗績

是時套虜號十萬然其衆分四十二枝多者二三千少

不過千騎。惟布色圖之子濟農士馬雄諸部爲套中之主。先是蒙克錫里舊作猛克什里。今改。等以挾賞不獲數沿邊寇掠。總兵官秉忠隨所向以勁騎遮擊屢破之。寇遂遁去。至是濟農挾求封王且請市賞邊臣不許濟農遂合套中諸部大舉入寇。東道高家。在葭州北。大栢油。在神木縣西。神木。栢林。在神木縣西南。中道波羅在榆林府懷遠縣東北。西道磚井。在延安府定邊縣東。寧塞。在延安府靖邊縣西。諸城堡盡被蹂躪。副將孫洪謨禦之大栢油遇伏被執。士卒死傷過半。官秉忠聞寇入急遣遊擊張榜潛刦其營又敗死四百餘人會故帥杜松寧夏總兵杜文煥。字弢武。松之姪。援軍至共擊之寇始敗退秉忠被劾罷去。

冬。十月。京師地震。

丙辰　四十四年。

春。正月。我

太祖高皇帝建元天命元年。臣等謹按一代之興。鴻猷炳鑠。史家紀載。必據實以徵文。我

國家王迹肇基。大東奄宅。前卷中所載。整旅興師。既已恭述大略。至于紀年系統。正續綱目于周末元末。書宋明二太祖事。間有參差。未爲允當。伏思我

朝龍興之始。雖明統未亡。而

興朝建國紀年。例應大書。以昭

肇基偉績。臣等屢蒙

睿訓指示。仰見

聖天子大公至正之心。實超越千古。謹于萬歷四十四年以後

凡恭遇

列聖建元之初。並繫月特書。用表

創垂之統。而歲首則仍存明之紀年。庶前後體例。均歸盡善。而我

皇上筆削維嚴之至意。與

纘承靡斁之盛心。並

足昭垂萬世云。

我

太祖高皇帝自誅尼堪外蘭之後國勢日隆。葉赫等九部來侵。大破其衆。事在辛卯年。哈達貝勒蒙格布祿。爲葉赫所誘。將害我助防哈達之兵。征克其城獲之以歸。事在己亥年。輝發貝勒拜音達哩亦貳于葉赫。數背盟約。率兵滅之。撫定其國。事在丁未年。烏拉貝勒布占泰嘗戰敗被俘。釋遣歸國。申以姻好。布占泰復謀背叛。屢討不悛。遂大舉伐之。布占泰勢窮。奔于葉赫。其國遂滅。事在癸丑年。時葉赫貝勒錦合什居東城。布揚古居西城。既而我

太祖復定取葉赫策。遣一軍圍布揚古。而親督大兵圍錦合什。破其城。錦合什就執。布揚古亦降。葉赫屬城俱下。事在己未年。

太祖既削平諸國。德威遐播。又製國書。尤以蒙古字合國語聯綴成句。創立滿洲文尋

復以十二字頭無圈點上下字雷同無別因加圈點以分析之。定旗制初削平諸國設有四旗旗以純色爲別曰黃曰紅曰藍曰白尋添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共爲八旗分左右翼。規模宏遠帝業

巳成。于是諸貝勒大臣等咸奉表勸進。以正月壬申朔

尊

太祖爲覆育列國英明皇帝以是年爲天命元年。

是歲兩畿山東河南大饑

夏秋陝西山西旱蝗江西廣東湖廣大水。

三月辛未朔日食。

夏六月天鼓鳴

兵科給事中熊明遇字良孺進賢人疏言入春以來天鼓兩鳴于晉地流星晝隕于淸豐唐縣今屬大名府地震二十八天火

九。石首晉縣。今屬荆州府。雨菽。河内女妖。遼東兵端吐火。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于今日者。且山東大祲。人相食。黃河水羡溢。兼以太白經天。輔星湛没。熒惑襲月。金水逆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爲恆風。爲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韓詩外傳。禽息。秦人。薦百里奚于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奚之賢。召禽息謝之。禽息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內庫太實。外庫太虛。可憂一。餉臣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插部覬賞。可憂三。黃河泛濫。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荒天。楚苦索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羣譁盈衢。訛言載道。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付中涓。魁壘之人。漸如隕籜。制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器。漸至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熒惑天子。小

校可濫邀絲綸。是朝廷無紀綱。滇黔之守令皆窮途。揚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譏搆之日。甚于文戟傾危之禍。慘于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帝不省。

套虜犯延綏總兵官杜文煥破降之。

延綏被寇。文煥赴救。大破之。遂代官秉忠鎮延綏。屢敗寇衆。浩爾齊布延泰（舊作卜言太。）沙津（舊作沙計。今並改。）等懼。相率降。既而復與濟農合。號高家栢林。要封王補賞十事。文煥襲其營。斬首百五十。浩爾齊諸部落攢刀立誓。獻罰九九（部落中罰駝馬牛羊之數。）已沙津又設伏兵。誘殺都指揮王國安。科蒙克錫里連犯雙山（在榆林縣東南。）波羅二堡。文煥擊破之。追奔二十餘里。寇屢不得志。沙津乃與濟農蒙克錫里浩爾齊布延泰等相繼納欵。延綏遂少事。

詰戎肄武本非獨恃團操具文所能握其機要況時當邊備日弛士心解體方面日蹙百里之勢爲樞臣者即以簡練將材庀儲軍實叩閽力陳猶懼不克有濟至京營停操三年果能力爲整飭如古中尉衛尉所隷亦可稍資捍禦之用乃計不出此徒云當新戎壘以應秋氣明季諸臣不知國家利病習爲文貌之言苟且塞責皆此類誠可

秋。八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皇太子輟講已十有二年。羣臣諫疏凡數百上。及是始命舉行。然一講而輟。後不復舉矣。

九月。兵部請治兵不報。

前以孝定太后喪停操三年。至是兵部上言大禮久竣。當新戎壘以應秋氣。不省。

丁巳四十五年。夏。旱。

自去冬無雪。入春不雨。至是大旱。災歉遍天下。有司請賑。率寢不報。盜賊四起。帝但勅羣臣修省而已。

秋。七月。癸亥朔。日食。

吳道南罷。

笑亦可憫矣

道南遇事有操執。通達政體。頗負時望。自入閣後。未嘗一見帝。及梃擊之變。帝召見羣臣于慈寧宮。道南始得面謝。自後不再見。前年典會試。副都御史沈季文吳江人。子同和。以代倩獲第。事覺。同和遠戍。同和素不能文。倩同里趙鳴陽爲之。同和得舉第一。鳴陽第六。事發。兩人並謫戍。湯賓尹以道南嘗欲發其科場事。遂嗾其黨交章論之。給事中劉文炳。御史張至發。淄川人。相與攻之尤力。肆口詆諆。道南不能堪。言臺諫劾閣臣。職也。二百年來有糾閣臣之言官。無詈閣臣之言官。臣辱國已甚。請立罷黜。帝爲謫文炳于外。言官疏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益求去。杜門踰年。疏至二十七上。帝猶慰留。會母喪。乃歸。居二年卒。贈少保。謚文恪。

戊午四十六年。夏四月。京城壕水赤。

大清兵克撫順。

時我

太祖親率步騎兵二萬進發。臨行書七大恨告

天。其詞曰。我之

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也。明無端起釁邊陲。害我

祖父。恨一也。明雖起釁。我尚欲修好。設碑勒誓。凡滿漢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見即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詎明復渝誓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場。肆其攘奪。我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綱古哩方吉納。挾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穫。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于

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詈。肆行陵侮。恨六也。昔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

天既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黨之。挾我以還其國。已而哈達之人。數被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爭伐也。順天心者勝而存。逆天意者敗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還乎。

天建大國之君。即為天下共主。何獨搆怨于我國也。初呼倫諸國。合兵侵我。故

天厭呼倫啟釁。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譴之葉赫。抗天意。倒置是非。曲為剖斷。恨七也。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隨告諸貝勒大臣以興師之故。遂趨撫順。圍其城。遣人以書諭遊擊李永芳。永芳降。撫順東州瑪哈丹三城及臺堡悉下。撫順守將王命印死之。廣寧總兵張承廕。榆林衛人。率師往援。分兵為三。據險立營以待。

大軍乘風奮擊。大破其營。承廕及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等。皆戰死。士卒逃歸者十無一二焉。時察罕胡土克圖。及西部阿延妻滿達勒。皆擁衆入邊。乘機邀賞。羽書日數十至。中外戒嚴。帝初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月。泄泄如故矣。

前此征倭之役楊鎬已悉天下之全力一舉喪之尚敢詭詞報捷其罪既不容誅至撫遼仍復故官旋以開釁劾罷妄冀復有經畧之效廷臣無識妄稱熟諳邊情濫邀推轂不旋踵而措置茫然全軍並覆鎬固死有餘辜而廷評之顛倒是非益可概見矣

日中有黑子。

閏月。起楊鎬經略遼東。

初征倭事竣。復用鎬巡撫遼東。嘗襲綽哈之衆。破之。言官劾其開釁罷去。至是以遼警。廷議謂鎬熟諳邊事。起兵部侍書往經略。

六月。復以趙煥爲吏部尚書。

先是丁巳京察。鄭繼之與署都察院尚書李誌（縉雲人。）主其事。考功郎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之誌受成而已。一時清流與黨人異趣者。斥逐殆盡。即在籍不免。大僚則中以拾遺。（以孫慎行趣福王之國爲邀功。列之拾遺疏中。帝察慎行無罪。獲免。）善類爲空。至是繼之去

位。亓詩教以煥爲鄉人。老而易制。力引代繼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聽詩教指揮。由是素望益損。與繼之並爲時議所譏。

京師地震。

秋七月。

大清兵克清河堡。

時大兵由鴉鶻關入圍清河城。守將鄒儲賢張旆以兵萬人固守。城上矢石俱下。大兵樹雲梯以登。不避鋒刃。遂克之。儲賢旆皆戰死。清河在四山之中。東距寬甸。南距靉陽。北距瀋陽。清河既失。

全遼震動。而諸路兵尚未出關。帝賜楊鎬尚方劍。得斬總兵以下官。鎬乃斬淸河逃將陳大道高炫徇軍中。至冬。四方援兵始集。

九月。加天下田賦。

帝以遼左軍餉不敷。除貴州地磽。兼有苗變不加外。餘省照萬歷六年會計錄。派定七百餘萬頃。每畝加三釐六毫。共加銀二百萬有奇。次年復加賦額至八百萬。時遼餉五百餘萬。軍心賴以粗安。而天下蕭然。民生困弊矣。

茂陵災。

冬。十月。彗星見。

見氐分後十數日。犯太微。又三日。逼紫微垣。凡三十四日乃滅。

己未四十七年。春。正月。蚩尤旗見。

長竟天。又星隕地震。時方議進師。識者以為兵敗之徵

三月。楊鎬師出塞。敗績。

帝以四方援遼兵大集。恐師老財匱。下廷議。方從哲與兵部尚書黃嘉善。即墨人。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發紅旗日趣鎬進兵。鎬乃于二月中出塞。分兵四道。令總兵官馬林。蔚州人。芳之子。出開原。攻北。僉事潘宗顏。字士贊。保安衛人。監其軍。杜松。出撫順。攻西。以趙夢麟榆林人。苛之子。王宣亦榆林人。為佐。李如柏。從鴉鶻關。方輿紀要。在清河東南。鴉鶻關之東有喜昌口。出趨清河。攻南。

東南則以劉綎出寬甸。由涼馬佃（在寬甸東北。亦曰晾馬臺。）擣後。以副使康應乾監之。而令遊擊喬一琦（字伯珪。上海人。）別監朝鮮兵爲助。號四十七萬。期三月一日。會二道關（在今京城西。）與並進。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松欲立首功。先渡渾河。即古小遼水。自邊外流入。經興京東北境。下流至奉天府承德縣南。入太子河。連克二小砦。遂乘勢趨薩爾滸（舊作撒爾湖。今改。）谷口。我

大清方築界藩城。在興京西北鐵背山上。役夫萬五千。以精騎四百護之。聞松軍至。伏精騎于谷口以待。松軍過將半。伏兵尾擊之。追至界藩渡口。與築城夫合據吉林崖。松引軍圍崖。別遣將營薩爾滸山上。松軍攻崖方戰。

大清益千人助之。已又續遣二旗兵。趨界藩以爲援。而別

遣六旗兵攻松別將于薩爾滸山上明日六旗兵大戰破薩爾滸軍死者相枕藉所遣助吉林崖者自山馳下擊松軍二旗兵亦直前夾擊松與夢麟宣皆死全軍盡覆林率開原兵出三岔口在今奉天府海城縣西明置三岔關今廢聞松軍敗結營自固

大清兵乘高奮擊林大敗遁去尋謫充爲事官令仍守開原潘宗顏力戰死鎬聞急檄止如栢綎兩軍如柏甫抵虎攔關

大清哨兵二十人見之登山鳴螺作大軍追擊狀如栢軍大驚奔走相蹴死者亦千餘人綎已深入三百里至深河輿程凡寛甸東北由鎮江路二百五十餘里爲深河子皆小徑深林克三砦時

大清兵守棟鄂路聞綎軍至逆戰綎猶不知杜松軍覆復

整衆進登阿布達哩岡遇

大清兵亦登岡出其上而別以一軍趨綎西岡上軍自高馳下奮擊綎軍趨綎西者復從旁夾擊已乃張松旗幟被其衣甲以紿綎綎營中大亂力戰死綎養子劉招孫突圍手格殺數人亦死綎于諸將中最驍勇大小數百戰名震海內所用鑌鐵刀百二十斤天下稱爲劉大刀自綎死舉朝大悚邊事日難爲矣 本朝賜專謚忠壯士卒脫者無幾

時康應乾兵及朝鮮軍營富察之野

大清遂移師邀擊大破之應乾僅以數百騎免一琦敗走朝鮮營朝鮮帥懼率衆降一琦投崖死是役也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亡失馬駝甲仗無算敗書聞

京師大震言官交章劾鎬尋逮下詔獄論死

夏四月遣給事中姚宗文閱遼兵。

初宗文丁憂歸還朝欲補官。而吏部題請諸疏。率數年不下。宗文患之。假招徠西部名。屬當事薦。巳疏屢上。不得命。宗文計窮。致書熊廷弼。令其代請。廷弼不從。宗文怨之。至是賓緣復吏科。遂命閱視遼東士馬。

六月以熊廷弼爲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

楊鎬既喪師。廷議以廷弼嘗按遼。熟邊事。廷弼前按遼趙楫。李成梁議棄六堡。宋一韓論之。下廷弼復勘。具得棄地驅民狀。劾兩人罪。康丕揚黨庇。疏竟不下。時有詔興屯。廷弼言遼多曠土。歲于額軍八萬中。以三分屯種。可得粟三十萬石。帝優詔褒美。命推行于諸邊。邊將好輕師啟釁。廷弼言防邊以守爲上。繕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在遼數年。杜餽遺。核軍實。按劾將吏。不事姑息。風紀大振。命代鎬經略。未出京。我

大清兵已克開原。馬林敗沒。廷弼上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開原今已破。則北關難保。朝鮮亦不足恃。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疏入。報允。北關。在奉天府葉赫城西北。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廷弼兼程進。遇逃者諭令歸。斬逃將劉遇節等三人。以祭死節之士。誅貪將陳倫。劾罷總兵李如楨。如楨。成梁第三子。素不知兵。由父蔭。歷官至右都督。並在錦衣。會其兄如柏革任。遼人謂李氏世鎮遼東。邊人憚服。非再用李氏不可。黃嘉善遂以爲請。帝從之。如楨抵遼。楊鎬使守鐵嶺。鐵嶺故李氏宗族墳墓所在。時如柏還京。其族黨部曲高貲者。悉隨之西。城中爲空。如楨以孤城難守。還屯瀋陽。及鐵嶺被圍。遼兵不救。城遂失。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爲守禦計。法嚴令行。數月。守備大固。又請集兵十八萬。分布靉陽清河撫順

柴河。堡名。在奉天府鐵嶺縣東北。以近柴河名。鎮江。堡名。在奉天府鳳凰城東南。與朝鮮分界處。等諸要口。使首尾相應。帝從之。廷弼初抵遼。令僉事韓原善往撫瀋陽。憚不肯行。繼命僉事閻鳴泰至虎皮驛。慟哭而返。廷弼乃躬自巡歷。自虎皮驛抵瀋陽。復乘雪夜赴撫順。時兵燹後。數百里無人跡。廷弼祭諸死事者。乃耀兵奉集。相度形勢而還。所至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由是人心始安。韓原善。趙城人。閻鳴泰。清苑人。虎皮驛。一作十里河站。在奉天府承德縣南。與遼陽州接界。奉集。遼縣。後廢。今為堡。在奉天府承德縣東南。

秋九月。廷臣伏文華門。請帝視朝。發奏章。不報。

時邊警日至。方從哲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略。吏部尚書趙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抵暮。遣中官諭之退。而諸軍機要務。廢閣如故。煥等復上疏趣之。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躪。鐵騎臨

郊。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却之乎。帝深嚛焉。煥尋卒。卹典不及。

庚申四十八年。春正月。朝鮮乞援。

是時。我

大清兵攻破北關。降蒙古宰桑舊作宰賽。今改。等。進攻朝鮮。國王李琿昖之子。三十六年襲封。上疏乞援。而朝議誤聽遼鎮塘報。遂謂琿陽衡陰順。宜遣官宣諭。或命將監護。其說紛拏。琿疏辨。言二百年忠誠事大。死生一節。詞極剴摯。禮兵二部。請降勑慰諭。以安其心。帝是其議。然勑令陪臣齎往。不遣官也。

夏四月。皇后王氏崩。諡孝端。

大學士方從哲哭臨畢。召見弘德殿。跪語良久。從哲請

補閣臣。用大僚。下臺諫命。帝許之。從哲叩頭出。復如故。

秋。七月。帝崩。

先是帝寢疾。不食者半月。外庭憂危。時皇太子未得見。給事中楊漣。偕諸給事御史。走謁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從哲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此何時。尚問故事耶。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尚躊躇宮門外。漣與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曰。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楊漣。字文孺。應山人。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王安。雄縣人。至是大漸。召英國公張惟賢。輔七世孫。大學士方從哲。尚書周嘉謨。字明卿。漢川人。李汝華。字茂夫。睢州人。黃嘉善。張問達。黃克纘。字紹夫。晉江人。侍郎孫如游。字景文。餘姚人。等于弘德殿。勉諸臣

沈㴶因與方從哲同里倖躐黃扉甫入相即潛結中涓濫除官職憸人伎倆畢露時當遼左用兵敗報踵至豈區區召募二百人所能濟事蓋由其平日與劉朝魏忠賢結納已深揣知

勤職輔理嗣君越二日崩遺詔發帑金百萬充邊賞罷一切礦稅及監稅中官起用建言得罪諸臣。

光宗皇帝

庚申泰昌元年。是年八月以前爲神宗萬歷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爲光宗泰昌元年從當時廷議據實分系以存光宗之統與前例一年兩系者不同。秋八月太子常洛即位赦。

以史繼偕沈㴶字銘縝烏城人並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神宗末方從哲獨當國請補閣臣㴶與從哲同里相善。給事中亓詩教等緣從哲意以㴶及繼偕名上疏未發。二人俱在籍至是帝召用之。㴶于明年六月始至繼偕于十月至㴶官翰林時嘗授內侍書劉朝魏進忠皆其弟子既入閣密結二人奏言遼左用兵臣嘗募東陽義烏諸邑及揚州淮安材官

內操方盛是以屏居鄉里時已號召烏合多人假稱募練不惟仰承風指且以自炫經猷既而謀畧無聞詭隨日甚視軍國大事如兒戲漼之罪復何足誅乎

勇士二百餘。請以勇士隸錦衣衛。而量授材官職。進忠朝。方舉內操。得漼奏。大喜。詔錦衣官訓練募士。授材官王應于等遊擊以下官有差。漼又奏募兵後至者。復二百餘人。請發遼東四川軍前。亦從之。— 魏進忠。肅寧人後更名忠賢。義烏。漢烏傷縣。唐改名。今屬金華府。

帝有疾。

初鄭貴妃侍神宗疾。留居乾清宮。及帝嗣位。猶未移。懼帝以福王事銜己。進珠玉及美姬八人啗帝。知選侍李氏。時宮中有二李選侍。人稱東西李。此爲西李。其東李嘗撫視信王。後爲客魏所間害憤鬱而卒。最得帝寵。因請立爲皇后。選侍亦爲貴妃求封皇太后。帝力疾御門。趣舉冊封禮。方從哲即以命禮部。禮部侍郎孫如游力爭。事得寢。時都下紛言貴妃使內侍崔文昇進洩藥。帝由此委頓。羣情疑駭。外家王郭二戚畹。帝生母王氏皇

后郭氏。遍謁朝士。泣愬宮禁危急狀。言鄭李交固甚。包藏禍心。于是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言言于朝。與吏部尚書周嘉謨。以大義責貴妃兄子鄭養性。趣貴妃移宮。貴妃恐。即移居慈寧。漣遂劾文昇用藥無狀。并及輔臣方從哲。

以何宗彥字君美。隨州人。劉一燝字季晦。南昌人。韓爌字象雲。蒲州人。朱國祚字兆隆。秀水人。並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召葉向高復入閣。

時內閣止方從哲一人。史繼偕沈㴶。尚未至。帝遂復有宗彥等命。而宗彥國祚向高亦俱在籍。惟一燝爌入直。明年六月。宗彥。國祚。至。十月。向高至。復爲首輔。

紅丸移宮與梃擊並稱三案。其是非本無難論定。而當時異說紛呶。入主出奴。牢不可破。遂爾自蓄疑團。梃擊事前已具論之。若紅丸之案。謂李可灼必有逆謀。自非篤論。但可灼本不習醫。其藥何由進御。方從哲雖婉詞疑請。而藥未試嘗。竟不力爲阻止。藥甫進而遽遘不諱。二人復何忍偷息人間。乃從哲于擬寫遺詔時。尚欲加可灼以優

帝召見方從哲等于乾清宮。九月朔。崩。

帝疾甚。召見英國公張惟賢。閣臣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尚書周嘉謨。李汝華。侍郎孫如游。都御史張問達。并及給事中楊漣。漣以小臣特預召。帝數目之。命封選侍爲皇貴妃。選侍挽皇長子入。復推之出。告帝曰。欲封后。帝不應。羣臣愕然。帝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退。竢宮門外。中使傳上體平善。日晡。可灼復進一丸。明日昧爽。帝崩。選侍據乾清宮。與心腹閹魏進忠。謀挾皇長子自重。羣臣入臨。爲閹人所格。漣厲聲責之。得入臨

實無怪盈廷之嘖有煩言律以許止趙盾罪名誠無可辭而遽請顯正刑誅則太過矣至李 選侍以先朝嬪御乾清固非所宜居及既徙噦鸞宮疑即當寢息又何至捕風捉影附會宮禁傳聞致創爲雉經入井之說狺爭訟經年不休尤爲悖妄總由諸人初無忠君愛國之心而分門別類私意蔽錮遂至幸災樂禍託爲忠愛以逞臆見而肆譏彈其心實不可問迨議論未定而宗社已墟亦吾之病殆亡徵之先見耳

如禮。一燝詰皇長子所在。羣閹不應。一燝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東宮伴讀王安入白選侍。紿曰。第出即返。遂抱皇長子疾趨出。及門。中官數輩追及。攬衣請還。漣呵退之。一燝與惟賢遂掖皇長子升輦。至文華殿。羣臣叩頭呼萬歲。還居慈慶宮。擇日登極。時衆議未定。有請改初三者。有請于即日午時者。漣曰。今海宇清晏。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斂未畢。衮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即朝委裘何害。議定。出過文華殿。太僕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漣誤大事。唾其面曰。事脫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爲悚然。徐養量應城人。

選侍李氏。移居噦鸞宮。

選侍欲專大權。必欲與皇長子同居。廷臣箋奏。令先進乾清。然後進慈慶。左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

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謂何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于今將來有不忍言者選侍得光斗疏大怒將加嚴譴數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為者選侍益怒邀皇長子議之皇長子深以光斗言為善趣擇日移宮而首輔方從哲徘徊其間顧欲緩之劉一燝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可姑緩耶至登極前一日楊漣復抗疏

王安初為東宮伴讀頗有調護之勞其行事亦尚不

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于是一燝韓爌邀從哲請即日降旨竚立宮門以俟選侍不得已乃移噦鸞宮皇長子復還乾清（是時宮府危疑人情恟懼光斗與漣協心建議宸極獲正朝野稱為楊左）

皇長子由校即位（是為熹宗）

時廷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萬歷四十八年即以今年為泰昌或議以明年為泰昌後年為天啟元年左光斗請以今年八月以前為萬歷以後為泰昌明年為天啟從之時劉一燝韓爌周嘉謨等念內廷惟王安足倚（初光宗在東宮時鄭貴妃謀立己子數使人陰擿其過安善為調護貴妃無所得及梃擊事起

違公是不可謂非虜中佼佼但新君初立閹臣不思援眾正匡扶轉欲倚宦官爲內助實非杜漸防微之道雖王安秉筆尚知謹慎持正不致諸弊叢滋但以朝政假手中涓遂使柄移司禮未幾而奸璫遂張大翻朝局流毒無窮揆厥禍原一爆亦不得辭咎也

安又爲屬草下令旨釋羣臣疑以安貴妃神宗大悅及光宗即位擢司禮秉筆監嘗勸行諸善政發帑金濟邊起用直臣鄒元標王德完等中外翕然稱賢引與共事安亦傾心向之內閣吏部所奏請無不從發內帑抑近倖搜拔賢才中外欣然望治。

賜太監魏進忠世廕封乳母客氏定興人爲奉聖夫人。

進忠初爲帝母王才人典膳。進忠少無賴善馬射尤好博嘗與悍少年博不勝爲所苦恚而自宮遂入內廷與諸監博益窘乏久之始夤緣爲才人典膳因魏朝以結王安。朝先與客氏私即所稱爲對食者及進忠入亦通焉客氏遂薄朝而愛進忠兩人深相結帝嗣位進忠客氏並有寵封客氏奉聖夫人廕其子侯國興弟客光先及進忠兄釗俱錦衣千戶先是進忠直東宮有道士歌于市曰委鬼當頭立茶花滿地紅委鬼

謂魏茹則析其字爲客也及是客魏始用事蓋已有先兆云

諭內閣暴選侍李氏罪責御史賈繼春新鄉人

選侍移宮雖迫然帝奉養甚備會宮奴劉朝田詔等盜寶選侍移宮時朝等盜內府秘藏過乾清門仆金寶墜地帝怒下法司案治甚急諸閹懼搆蜚語謂選侍投繯皇八妹選侍出入井熒惑朝士繼春信之即上書內閣言新君御極之時不當導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俾先帝玉體未寒不能保其姬女于是左光斗首上疏述移宮事畧言皇上當還乾清則選侍自當移宮其理易曉唯是移宮以後自宜存大體捐小過若使宮闈不安便于國體有損帝乃宣諭內閣備述選侍凌虐聖母及要挾傳封皇后與即日欲垂簾聽政諸狀方從哲封還上諭帝不允復降諭數選侍過惡言選

侍前因毆崩聖母自度有罪每使宮人竊伺不令朕與聖母舊侍言有輒捕去朕之苦衷外廷豈能盡悉因責繼春妄生謗議理法安在且言朕今停選侍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爾諸臣可以仰體朕心矣未幾噦鸞宮災帝諭內閣言選侍皇八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端字思永臨清人謂繼春生事繼春與相詆諆乃再揭內閣至稱選侍為未亡人繼春揭有云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雖經莫訴楊漣恐繼春說遂滋亦上疏具陳移宮始末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恐釀今日之疑端流為他年之實事臣安敢無言帝優詔褒漣而深惡繼春將加嚴譴劉一燝力為解乃止無何繼春黨忌漣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抗疏引歸而繼春出按江西馳疏自明上書

之故。帝屢旨切責。明年四月。繼春遂削籍。

冬十月。葬定陵。孝端皇后同葬。

謚曰顯皇帝。廟號神宗。

明史贊曰。神宗冲齡踐阼。江陵秉政。國勢幾于富彊。繼乃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權趨利者。與名節之士為仇讐。門戶紛然。邪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憤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决裂。不可振救。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豈不諒歟。

罷熊廷弼。以袁應泰字大來。鳳翔人。經略遼東。

廷弼有膽畧。知兵。然性剛好嫚罵。物情不甚附。給事中姚宗文向與廷弼同在言路。意氣相得。尊以排東林。攻道學為事。後以廷弼不薦己。已怨。及出閱邊。廷弼以其書生藐之。遂積相失。宗文持內府體自尊。廷弼心易之。甫開燕。幕吏傳外警。廷弼介而馳。命屬吏款宗文。宗文色動

明政之弊起于重內輕外閫帥即有幹材而臺省齮

未幾廷弼還奏曰老掌科無恐此邊關常事耳燕罷宗文偵外實無警意廷弼戲之恨甚主事劉國縉向亦與廷弼同官以京察被謫及是贊畫軍前以故舊意望廷弼廷弼不能如前國縉怒遂與宗文比而傾廷弼比宗文還疏陳遼土日蹙誣廷弼廢羣策而雄獨智復鼓其同類攻擊必欲去之于是御史顧慥山陽人馮三元三河人張修德太原人給事魏應嘉興化人等先後劾廷弼破壞遼疆廷弼憤甚抗疏求罷朝議以應泰代之應泰歷官精敏遼疆毅然以兵非所長廷弼在邊持法嚴厲部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是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下令招降處之遼瀋二城優其食廩與民雜居議者言收降過多恐反不利後應泰卒以此敗方廷弼之去遼也上疏求勘朝廷命給事中朱童蒙往廷弼復上疏言今廟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冰雪稍緩閧然

譏之者輒無所不至其人或力圖銳入則以開釁糾之其人或意存持重則以促戰困之延弼數言實足擿在廷卒不可破之陋習特其爲人威略不無足觀而性質麤疏不能自克是以輕肆睚眦細故召闒茸禍延于身名旡裂而莫之惜亦不得謂非其所自取耳。

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愀然不敢復言比收拾甫定愀然者復哄然責戰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爲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哉及童蒙還備陳廷弼功狀未言廷弼功在存遼勞有可紀而遽爾乞歸負君之罪實無所逃時頗以其言爲當云朱童蒙萊蕪人。

以孫如游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帝即位如游以帝爲皇長孫時未就外傅即請開講筵報可至是遂入閣

十二月方從哲罷

先是光宗崩中外皆恨李可灼而從哲擬遺旨賚可灼銀幣御史王安舜廣州後衛人首劾從哲輕薦狂醫又賞之以自掩其罪從哲因改奪可灼俸一年已而御史鄭宗

周人。文水復劾崔文昇罪。請下法司。從哲擬旨。令司禮察處。于是御史馮三元、焦源溥字涵一。三原人。郭如楚晉江人。給事中魏應嘉、太常卿曹珖字用韋。益都人。光祿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字介孺。新安人。等相繼言文昇、可灼罪不容誅。而從哲反爲徇庇。國法安在。給事中惠世揚清澗人。直糾從哲十罪三可殺。言從哲獨相七年。妨賢病國。罪一。驕蹇無禮。失誤哭臨。罪二。挺擊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殺人。蔑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戰。覆没全師。罪八。徇私罔上。鼎鉉貽羞。罪九。代營權稅。蠹國殃民。罪十。貴妃求封后。舉朝力爭。從哲依違兩可。當誅者一。選侍乃鄭氏私人。從哲受其宮奴所盜美珠。欲封爲貴妃。又聽其久據乾清。當誅者二。崔文昇用瀉藥傷損先帝。諸臣論之。從哲擬脫罪。李可灼進紅藥。從哲擬賞賚。當誅者三。從哲力求去。疏六上。命進中極殿大學士。賚銀幣蟒衣。允其致仕。當神宗之

末。從哲獨秉國成。一無所匡救。文則姚宗文閱邊。劾經畧熊廷弼去。遼陽遂失。論者謂明之亡。神宗實啓之。而從哲其罪首也。





